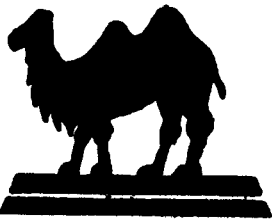


經濟學教程

(第七版) 第二分册

拉比托斯 等著
馮健公 等譯
李筠友



駱駝叢書
第三種

拉比托斯等著

溫李黃
健錫松
公友齡
等譯

駱駝叢書
第三種

經濟學教程

(第七版)
(第二分冊)

北平
駱駝叢書出版部刊行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印刷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經濟學教程 (第七版)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郵費另加

版權所有

1-2000冊

著者 拉比托斯等

譯者 温健公等

發行者 北平宣外大街 駱駝叢書出版部
全民報館

印刷者 北平宣外大街 同記印刷局

翻印必究

總代售處 北平佩文齋
全國各大書局

駱駝叢書發刊旨趣

駱駝叢書是一群時代的駱駝在長途的跋涉中留下來的粗笨的脚印。沒有什麼體例，也沒有什麼範圍，同時，更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野心。不過，因為都同是駱駝，所以牠們的脚印，大概有一種相彷彿的模型。

叢書中，有著作，有編纂，有翻譯；包含哲學，歷史，經濟，政治，社會，法律，文學，藝術，教育，美術，各色各樣的歷史科學，社會科學，甚至於各色各樣的自然科學。牠們跋涉於沙漠似的中國學術圈裏，唯一的『野心』——如果也可以說是『野心』——是想使牠們的脚印，清晰地明確地打上『時代的烙印』，把『沙漠』化為『綠洲』。這，勉強說來，便是牠們的『體例』，牠們的『範圍』；同時，也就是牠們的『那種相彷彿的模型』。

牠們不斷的跋涉着，牠們不斷的留下牠們的脚印。因此，牠們沒有預先規定把牠們的脚印印在什麼地方，同時也沒有預先規定在什麼時候印，內容也許蕪雜，然而有一個共同的信條：不自欺欺人！

牠們願意和一切時代的駱駝們共同作艱苦的跋涉！

經濟學教程 (第二分冊) 目次

第三篇 貨幣之資本化 剩餘價值的生產

第九章 貨幣之資本化 一

第四十二節 資本的一般公式及其矛盾 一

第四十三節 勞動力之商品化 六

第四十四節 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 一六

第十章 剩餘價值和資本的形成過程 二〇

第四十五節 勞動過程和剩餘價值的形成過程 二〇

第四十六節 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二七

第四十七節 榨取率 三二

第四十八節 作對象化的生產關係的資本及剩餘價值 魯賓的曲解批判 三六

第四十九節 剩餘價值這一範疇不適用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 四四

第十一章 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三八

第五十節 絕對剩餘價值 勞動日及其界限……………五八

第五十一節 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七一

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發展的三階段和相對剩餘價值 資本主

義的發展和榨取之增大……………七九

第五十二節 單純協業……………七九

第五十三節 資本主義單純協業的特殊型式……………八三

第五十四節 工場手工業……………八八

第五十五節 社會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分業 各個企業內的生產組織和社會內的生產組

織間的矛盾……………九五

第五十六節 機械和大工業……………一〇〇

第五十七節 資本主義下技術進步的界限……………一〇九

第五十八節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及其發展……………一二二

第五十九節	總括 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之同一及差別	一一六
第六十節	對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斯的剩餘價值說的批判	一二一
第六十一節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榨取的增大	一二七
第六十二節	伊里奇的剩餘價值觀	一三三
第六十三節	蘇聯經濟組織和生產力之發展	一四五

第九章 貨幣之資本化

第四十二節 資本的一般公式及其矛盾

我們已經知道，貨幣的發展，反映商品生產的全成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上，商品生產超過單純商品經濟的領域，而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這一轉化由流通的新形態，即由資本行。

馬克斯說：『新的各種資本，首先當作貨幣，當作因一定過程而必須轉化為資本底貨幣，而登上市場——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金融市場——底舞臺』（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資本雖然是從貨幣發展來的東西，而且是在市場上採取貨幣形態的；然而把貨幣看做一個東西是錯誤的。」

「當作貨幣底貨幣，和當作資本底貨幣，最初只有用其不同的流通形態才能區別」（前引書）。

因此我們在論究貨幣底資本化以前，先討論一下貨幣與資本底區別，和他怎樣發現於流通過程。

馬克斯說：『商品流通底直接形態，是 $W—C—W$ 即從商品到貨幣的轉化，與從貨幣到商品的再轉化。換言之，是爲了買而賣。但與這一形態同時，還可以找出本質上不同的另一形態。那就是 $G—W—G$ 即從貨幣到商品的轉化，與從商品到貨幣的再轉化。換言之，是爲了賣而買。運動時，作後一種流通的貨幣轉化爲資本，變成資本，在其性質上已經是資本。』（前引書）。

讓我們先說明這一命題吧：

我們先舉一個自己已有生產手段，靠自己的勞動生產物生活的農夫或手工業者來做例。各商品生產者把商品送到市場去的理由，是想拿不能滿足自己慾望的商品，去換能滿足自己慾望的他商品。每個小商品生產者，都想盡量高價出售他自己的商品，這是當然的。一切操作底根本意義，要而言之，就是以取得新的使用價值爲目的底商品與商品之交換。所以單純商品流通底公式，可以像下面那樣去表明，即商品——貨幣——商品（ $W—G—W$ ），在

這一場合底商品流通，是用商品開端而用商品終結。貨幣在商品交換時盡了作媒介者底任務。資本底特徵，是與此不同的另一流通公式。那是用貨幣開端而用貨幣終結，它的意義是爲販賣而購買，即貨幣——商品——貨幣（ $G—W—G$ ）。單純商品流通底公式的意義，是在交換不同的使用價值；反之，資本主義流通底公式本身，乍看好像是完全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爲在此，結果還是貨幣與貨幣交換。它之所以能有意義，只有在資本家把一定額底貨幣（ G ）投到流通上，而結果得到更多的貨幣（ $G+x$ ）這點上。

『總之，最初墊付的價值，在流通上不僅保存着自身，且變更牠的量，附加上一個剩餘價值，即形成自己增殖。而這一運動，正是使最初墊付的價值轉化爲資本的。』

『（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當作資本底貨幣流通，以增殖價值爲其目的。而爲了實行這一增殖，資本家必需把自己底貨幣不斷投入流通界，而且必需不斷和新的物即剩餘價值一塊收回來。

『因此，價值，轉化爲形成自己運動底價值，轉化爲形成自己運動底貨幣，這就是資本。』（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乍看 $C-W-C$ 這個公式，好像牠的特徵，只是用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取得追加部分而出賣這商品的商業資本。但這一公式無論是對產業資本（即投到資本主義生產上去的資本），或對其他資本底一切運動形態，都是一樣的。的確，就產業資本看來，在用貨幣購買商品，和以更多的貨幣賣掉商品之間，生產過程在流動着。但結果，在此，資本家爲了與商品交換，取得更多的貨幣，也是把一定額底貨幣投到流通界去。

馬克斯說：『因此， $C-W-C$ ，在事實上，成爲直接現於流通部面的資本之一般公式。』（前引書）。

我們所引用的公式，是表示資本在流通上怎樣出現，並不是回答附加的貨幣是怎樣形成這一質問，即不是回答剩餘價值——對於最初所墊付的價值之過剩部分——是怎樣形成這一質問。

乍看起來，剩餘價值，好像是可以隨意加到商品價格上去而取得的。我們知道，價值法則是由其不斷的攪亂與背離而實現。所以，價格只有很少的例外才與價值一致。因此，在以價值爲中心的價格之無限的動搖過程中，某一資本家可以由犧牲其他資本家而賺錢。可是，

用這種方法，只能說明犧牲其他資本家而某資本家發財的事實，不能說明在總體上的整個資本家階級所得到的剩餘價值。

實際上，如果某資本家在買賣自己的商品時，因供給需求之變動，由犧牲其他資本家而自己發財；那末，整個資本家所有的價值總額，並不會增大。因為只是分配已經形成的東西。很明顯的，非有將利潤不斷流入資本家腰包去的泉源不可。在這一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社會底存在才有可能。

那末，利潤不是因為賣者具有用價值以上的價格販賣他的商品的某種難以說明的特權而獲得的嗎？可是，只是販賣而不購買的這種賣者，在這個世間一個也不會有。

讓我們拿一位產業資本家（即具有產業企業的資本家）來說說吧。他賣掉自己的製品後，非用他得到的貨幣，去購買個人底消費資料，和繼續其生產過程所必需的一切大量商品不可。因此，商品所有者不斷交互改變其地位。昨天的賣者，今天變成買者，昨天的買者今天變成賣者。因此作賣者時所賺的部分，作買者時便要丟失。

如果從既成商品底流通過程出發，那末，無論想怎樣說明剩餘價值底起源，就是腦袋碎

了也決不會成功。剩餘價值底泉源，不能是在商品底流通過程上。把利潤附加到商品價格上去的這一說明，乍看雖然好像是很清楚很合理；可是，如果更進一層去研究問題時，那末，這種說明是不堪一下批評的淺薄的東西，資本家階級領受利潤底秘密，依然是不可解的謎。我們當前的課題是：——

『我們的貨幣所有者，是按價值購買商品，按價值出賣商品，但在這過程的終結時，必須得出比最初所投出的更多的價值』。（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很明顯的，我們非在生產過程中去找利潤底泉源不可。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完全不管流通過程。斷斷不是這樣。用馬克斯的話說來，我們『在流通內部尋求，同時不能在流通內部尋求剩餘價值的泉源』。換言之，我們要由商品底價格嚴密地適應着牠的價值，不論任何商品所有者與任何資本家，在交換商品時都不欺騙對方這一前提出發，根據商品流通底各種法則而尋求剩餘價值底泉源。

第四十三節 勞動力之商品化

我們所提起的課題，要在市場上，發現具有能够形成比自己的價值更多價值的商品時

才能够解决。形成價值的是勞動。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出現的一切商品中，具有勞動能力底商品，只有一個——只有勞動。所以，只有這個商品才能是價值底泉源。

『勞動能力或勞動能力，是在人身中，在活着的人格中存在着肉體底和精神底能力之總和；當人在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發揮它的。』（馬克斯）

但作貨幣所有者底資本家，要在市場上發見可以用貨幣買賣的特殊商品之勞動能力，需要某種社會關係底特定制度。我們把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和剛才我們研究的單純商品經濟制度拿來看吧。在這些經濟形態中，勞動能力都不是商品。勞動能力要變成商品需要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在人格上，必須是自由的。換言之，對於自己底勞動能力，必須具有自由處理的權力。而奴隸和農奴都沒有這種權力，在人格上隸屬於奴隸主和封建領主。第二，勞動者從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解放出來，因此，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

然則，這些條件是怎樣形成的呢？

我們已經說過，單純商品經濟由於潛在於其內部底各種內在矛盾之發展，必然會產出賣本主義底關係。

小商品生產者，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互為他人而勞動。所以小商品生產者底勞動，在其本質上就帶着社會底性質。但因為生產手段是私有財產，所以勞動底這一社會性質仍然被蒙蔽着；在直接上表現為相互隔離着而工作的私有者的勞動。雖然在生產過程上勞動已經是社會的，但在商品經濟裡，勞動之所以能够表現社會性質者，只有以勞動生產物底交換為媒介時。商品生產者由於交換自己的勞動生產物，才明白地曉得自己是獨立工作着，本質上是以分工為基礎而與他人相結合着。這一矛盾表現於各商品生產者間底具體鬥爭上。在考察小商品生產者底農民經濟性質時，伊里奇曾說過下面的話：

『在農民方面，像沒有這種……矛盾的形態，即不反映各種利害底鬥爭與差別，不意味着一方是正號（Plus）他方是負號（Minus）的這種經濟現象一個也沒有。』（選集，第一卷六二頁）。

因此，在單純商品經濟裡不斷的進行着鬥爭。在這一鬥爭上，經濟雄厚者取得勝利，先成為小資本家，然後變成大資本家。農民中的經濟貧弱層之貧農逐漸崩潰，生產手段被剝奪，轉化為普羅勒達利亞。形成這兩極間的中間層者，是中農。這一層的絕對大多數擔負着不

斷動搖的命運。

『有許多場合，中農不能把某一極和他一極聯結起來。一遇荒年，中農大衆就被突然拋棄到普羅勒達利亞的隊伍裏。這一集團由於他的社會關係，而動搖於高級集團——雖然他們都很想加進高級集團去，然而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只是很少數的幸運者——與低級集團——社會進化底整個進程把他們推到這一集團來——之間。』（上引書，六九頁）。

我們用帝制時代的俄國農民證明了，單純商品經濟的崩潰與其轉化爲資本主義經濟。但從這點發生的各種結論，無論是手工業或家內手工業，都完全適合。伊里奇觀察莫斯科縣內的家內工業者之調查統計表後，得出下面的一般結論：

『小農民底職業之經濟組織，是小布爾喬亞之特徵底組織。在當時社會經濟底零圍氣裡，小農民底職業之擴大，發展和改良，不外是一方面製造出少數的小資本家，他方面製造出大量的工資勞動者，或喘息于比工資勞動者更苦生活中的「獨立家內工業者」。所以我們在最小規模的農民職業中，可以看見資本主義最明確的萌芽

（全集，第三卷，二八六頁）。

這一切證明：單純商品經濟因其固有的內在矛盾，逐漸肅清中間層，使極少數的小商品生產者轉化成資本家，基本大眾轉化為被奪去一切的普羅勒達里亞，而產生出資本主義底關係。小商品經濟『不斷地，經常地，自然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布爾喬亞。』（伊里奇）

在勞動階級專政下，才能在單純商品經濟面前展開。不經過摧殘和榨取農民基本大眾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推移到社會底發展軌道上去的可能性。農民當作一個勞役者而被榨取，負擔着普羅勒達里亞化底運命這一事情，使在普羅勒達里亞領導之下走向集體農場底道路去，與社會主義底建設成功，變成對他們有利。但爲了把這一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需要領導革命的勞動階級之積極的領導和與富農之不妥協底鬥爭——一直到完全肅清富農。

對於農民二重性之無理解，是機械論者，魯賓派，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等等的特徵。機械論者主張：單純商品經濟用一座萬里長城和資本主義隔離着，或是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社會經濟構成。根據這個理論，右傾機會主義者否定小商品生產者底商品主義的傾向；否定單純商品經濟在其根柢上，與資本主義經濟是同一類型。由此發生他們下面這種理論：說單純商品經濟由於放在普羅勒達里亞的專政之下

，可以自然流動地踏着社會主義底康莊大道向前發展。不僅如此，右傾機會主義者把富農也和中農一樣塗上同樣的顏色，說他們也可以轉化爲社會主義去。總之，右傾機會主義者對於農民二重性之不理解，發生自然流動底理論，發生農村自然成長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的理論；同時，不理解勞動階級與農民底同盟是以普羅勒達里亞底領導爲前提，即以「社會主義底都市不能不由給農村培植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在社會主義底基礎上再編組農村，以誘導小農的農村」（史達林）爲前提。小農民底單純商品經濟，雖然在其根柢上，是與資本主義經濟同一類型，但牠「尙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史達林）。所以小商品生產者與資本家，是現實存在的兩種不同的形態。

魯賓與此相反，他說在實在的現實上，小商品生產者與資本家是平等的。前者不過是後者中的單純抽象，從這一反革命理論發生的政治結論，是托洛斯基主義者作出來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把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混淆起來，根據這種理論，高唱對於中農的冒險底反革命政策，否定把小商品生產改造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正從這點出發，發生了他們否定「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之布爾喬亞理論」。

『在我國想復活實踐上托洛斯基主義底傳統，恢復對於中農的托洛斯基主義的態度的某種無意識底嘗試，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的「左傾的」脫線派』，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一九三一年春的普遍集體農場化底實施上。（史達林）

因此，單純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使小商品生產者底沒落和使他們被剝奪，使他們先轉化為半普羅勒達里亞，次轉化為普羅勒達里亞——剝奪去一切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因此不得不把自己的唯一商品勞動力拿到市場去的普羅勒達里亞。

我們已經指出單純商品在其發展過程上怎樣產生資本主義。現在，讓我們看看，在具體底歷史現實上，資本主義底發生過程是怎樣進行的。在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之間，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生，有像下面那樣牧歌式底表象。

『很久以前，世界上有兩種人類。一方面是勤儉伶俐精明強幹的人物；他方面是浪費自己所有的一切，不，浪費超過自己所有的一切的懶惰者……因此，第一種人，結果，蓄積了很多錢；第二種人，結果變成除掉自己的肉皮以外沒有可以出賣的東西。以至發生無論怎樣勞動，都是除掉自己以外別無長物可賣的多數民衆的貧困

；和許久不勞動都還可以不斷增大的少數者的財富（日譯本爲「夥伴」恐爲「財富」之誤——重譯者）這種現象，是這原罪（Original Sin）以來的現象。」（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實際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發生過程，決不是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所想像的那樣歌式的。資本主義是發生於封建制度和都市手工業制度的崩潰，與商業資本之榨取殖民地的基礎上。

封建底各種關係之崩潰與資本主義的發生，是一個極悲慘底過程。封建制度，根本上是自然經濟底類型。封建諸侯與其無數僕役，軍隊，隸屬於諸侯的農民，根本上是用他自己的封建經濟上所生產的生產物過活。在交換尙未侵入基本的封建關係，生產的目的並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時，諸侯對農民的剝削，雖是極殘酷的，但尙具有一定的限制。因爲在交換尙不存在的時代，諸侯沒有無限制地擴大生產的刺激。但是到了封建剝削的強盜樣式，與無限制地追求交換價值相結合時，剝削就採取了更殘酷底形式了。

「……但在一個社會經濟構成上，生產物底使用價值比交換價值還占主要地

位時，很明顯的，剩餘勞動多少受慾望範圍的限制；從生產本身底性質並不發生對剩餘勞動之無限制的慾望」。

「正因為這樣，所以古代，在想用其獨立的貨幣形態以獲得交換價值方面，換言之，在生產金銀方面，過度的勞動達到了可驚的程度。在這個生產方面，拚命地勞役，已經成爲過度勞動底公認形態。」（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

商業的發展，使農村底封建關係之自然性質解體，使諸侯對農民的剝削增大到空前的程度。嗣後，因爲商業關係日益發展，小農民的基本生產手段——土地，也被大量剝奪了。原始的資本蓄積之典型實例，是十六——十八世紀間英國所行的，即馬克斯在資本論中很詳細地分析過的小農之喪失土地 和小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手段之被剝奪。^{△△}

在俄國，一八六一年底改革，揭開了大量地剝奪小農底土地之序幕。和農村中商品關係之激烈的浸潤，農民之分化，農民之喪失土地等等大量的強力的過程，同時，在都市裡進行着手工業的崩潰。比較雄厚富裕的手工業者，破壞了基爾特（Gild）所規定的限制，擴充了學徒和職工底數目。手工業者——師傅，與學徒職工間的矛盾日益擴大。基爾特組織日益變

化爲師傅的組織。隨着交換關係的發展和市場的擴大，乃必需交換的媒介物。因爲市場底界限已很擴大了，已經失掉手工業者與消費者直接結合底一切可能性。因爲商業資本侵入手工業，結果，手工業次第變成商業資本底附庸。隨着商業之日益發達，市場之日益擴大，手工業因爲技術的落後，日益變成不能滿足正在成長的需要，因而商業資本，乃日益干涉手工業底生產過程。商業資本對手工業者的榨取日益擴大。許多手工業者都沒落了，又轉化爲自由的普羅勒達里亞。

同時，在本質上，掠奪殖民地大眾的殖民地商業和買賣奴隸等等又助長這一事件。

『美洲金銀鑛之發現，土着民之剿滅，奴役其土着民及活埋到鑛山裡，征服和掠奪東印度的開始，使非洲變成商業上的黑奴狩獵場等等——這些事實，正是表示資本主義生產時代底曙光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這一切事實，帶來了封建農村，都市手工業及殖民地小生產者的剝奪。

在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底這一分離過程當中，正包含着原始資本蓄積過程的本質。

因此，歷史底發展過程，準備了在市場上出現從未見過的新商品——勞動力。他方面，

這同一過程，準備了出現獨占所有生產手段底產業資本家。

在此，便形成了發生大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各種條件。

第四十四節 勞動力這一商品底價值與使用價值

勞動者不能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因為能夠供勞動力運用底生產手段，被剝奪去了。這一生產手段變成資本家底獨占財產，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

『資本主義時代底特徵，是勞動力在勞動者本身看來，表現爲他所有的商品的形態，所以勞動表現爲工資勞動的形態這種事實。』（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表現爲勞動力所有者底勞動者，只在一定的時間販賣他的勞動力。如果勞動者是一生或很長期地出賣他自己的勞動力的，那末，這也許會變成不很明顯的奴隸形態。

如果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經濟裡變成商品，那末很明顯地也和其他一切商品同樣，必須具有兩種性質。即一方面必須具有使用價值，他方面必須具有價值。

讓我們先討論一下勞動力底使用價值吧。究竟商品底使用價值是什麼呢？我們知道，那是滿足購買這個商品的人之某種慾望的能力。然則資本家之消費勞動力這個商品究竟是怎麼

一回事呢？那就是資本家叫勞動者支付他的勞動，換言之，就是叫他勞動。總之，勞動力這一商品底使用價值，就是勞動者替資本家勞動底意思。

那末，這個商品底第二個性質——價值，究竟是什麼呢？商品底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時所支出的社會必要勞動分量去決定。然而怎樣對勞動力適用這個規定呢？當然勞動力並不是在工場中造出來的。不過勞動力雖然不是在生產過程中製造出來的，然而要維持勞動可能的狀態，再生產勞動可能的狀態，必需一定量的消費資料。而這些消費資料，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裡，是具有一定的價值的商品——生產牠們時必須支出一定的勞動。

勞動者，因為勞動，因為對外界自然勞動，所以自己需要支出一定量的筋肉，神經，腦髓等。爲了維持自己的勞動力在勞動可能的狀態上，勞動者必須補充每天的這一支出。因此，他必須消費一定量底生活資料；即，他必須有住處，衣服，食物等等。

復次，勞動者終歸是會死的。所以爲了資本之不斷的再生產，必需死亡者和隱退者之補充；不僅如此，爲了擴大生產，必須給與追加的勞動力。所以勞動者不僅爲了恢復自己的勞動力必需生活資料，而且爲了扶養家族也必需生活資料。

但算到勞動力底價值上去的，不僅是這些生活資料。勞動者在滿足自己的文化慾望時，才再生產自己的勞動能力。這一最低限度的文化慾望，依存於勞動階級形成和發展於什麼歷史條件上，現在是在什麼歷史條件上。

『與其他各種商品不同，決定勞動力底價值包含着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所以勞動階級的文化慾望水準，隨國家之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國的水準，帝俄的水準，中國的水準等等。

最後，勞動者的熟練，也必須加到影響勞動力底價值之各種因素裡去。

勞動者在做熟練勞動者以前，必須經過某種教育期間。在這一教育期間，爲了教育他而消費一定量的勞動，這當然會提高熟練勞動者底勞動力之價值。因此，勞動者底熟練程度，也影響勞動力底價值。

總之，勞動者爲了維持勞動可能的狀態，爲了扶養平均數的家族，爲了滿足最低限度的慾望（包含文化上歷史上的因素），爲了學習一定的熟練程度，而需要生活資料——這一切

生活資料本身都具有價值，而且這個價值與其他一切商品底價值相同，是由生產牠的社會必要勞動去決定——這一切生活資料底價值，正是決定勞動力底價值的。

資本家當然不會特意保障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之水準。他反而想盡量降低工資。而他成功了。因為在資本主義下，一般地說來，都是勞動力底供給超過牠的需要的。因此，資本家支付勞動者的金額，縱令說是接近了勞動力底價值，但實質上並沒有達到。

不過，在剩餘價值理論上馬克斯是從勞動力按其完全價值支付這一假定出發的。這是爲了肅清主張剩餘價值是某資本家在市場競爭上犧牲其他資本家所取得的利潤那樣去說明剩餘價值的一切可能性的。馬克斯科學地論證了剩餘價值並不是偶然的利得，而是勞動者底勞動所形成的價值過剩部分，就是在勞動力底價值被完全支付的時候，也是同樣。

因此，我們暫且先作這樣一個結論：勞動力與其他商品一樣，具有價值，這一價值可以由再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去決定。

第十章 剩餘價值及資本底形成過程

第四十五節 勞動過程與剩餘價值底形成過程

我們已經知道，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底過程，和這商品的屬性——使用價值及價值。由此，已經形成了我們解答剩餘價值底來源問題的各種前提。但是，還沒有解答出來。為了解答剩餘價值的來源問題，我們必須先研究一下資本主義底生產和勞動過程本身。讓我們先在其最單純的各種契機上，即『離任何一定的社會形態而獨立地』（馬克斯）研究一下勞動過程吧。如果我們把勞動過程放在其單純的各種契機上來研究，那末，牠是爲了形成使用價值而占有自然，變革自然，而且適應着這種目的而加的一種合目的底活動。

離開了其社會的形態，勞動，現爲人類與自然底相互關係。

人類勞動的特徵是人類使自然滿足自己的慾望，以適應着滿足這種慾望底目的（積極地意識地對自然活動。人類底勞動與動物底本能活動之所以不同就是在這裡。

勞動過程可以分成下列各種要素：

(一) 合目的底活動或勞動本身，(二) 勞動對象，(三) 勞動手段。

勞動對象，是人類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對之施行勞動的對象物。勞動對象有時是自然物底原形。這時，人類所做的是使牠與自然脫離直接關聯。例如砍伐樹木，從鑛脈取出粗鑛，等等。

各個物品在形成勞動對象前，需要相當加工的場合，(例如必須轉化爲絨線的絨毛等等) 這一勞動對象就叫作原料；而原料不進入生產物底主要構成部分，而與主要構成部分相結合，或是助成勞動過程的場合(例如機器上的油)，這叫作助成材料。

使用及製造勞動手段，是人類勞動最主要的特徵。勞動手段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上表演了很大的作用，形成社會與社會間的差異之一種根本的指標。

馬克斯說，『區別經濟上的各時代的，並不是看能够製造什麼東西，而是看怎樣製造，和用什麼勞動手段製造。勞動手段，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達的分度器，同時是由之進行勞動的社會關係的指標』(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

我們是把勞動過程當作離其社會形態，而獨立地進行於人與自然間的過程而研究的。但

在現實上，勞動過程只有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上才能進行。因此，我們必須把勞動過程在其資本主義形態上去研究，即必須當作價值和剩餘價值底形成過程而研究。使資本家關心的，並不是使用價值底本身，而是作價值擔當者的使用價值，且不光是昨單純的價值擔當者的使用價值，而是作逐漸增殖的價值擔當者的使用價值。

「他不光是想生產使用價值，同時想生產商品。不光是想生產使用價值，同時想生產價值。而且不光是想生產價值，同時想生產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

在最單純的各種契機上所研究的勞動過程中，勞動手段，勞動對象，助成材料，雖然都不外是勞動底物質因素；但在資本主義底各種條件下，牠轉化為自己增殖的價值，即轉化為資本。當作資本底勞動之物質因素，就成了支配勞動的力量。

馬克斯說：「如果我們把生產過程當作勞動過程而觀察，那末，與勞動者發生關係的生產手段並不具有資本底資格，而只是按一定目的進行之生產活動底手段和材料。例如一個鞣皮業者所鞣的皮革，只是他的勞動對象，並不是為資本家而鞣皮革。」

但是，把生產過程當作價值增殖過程來觀察時，就不是這樣了。這時，生產手段轉化為吸收他人勞動的手段。使用生產手段的已經不是勞動者，而勿寧說是生產手段使用勞動者，勞動者並不是把生產手段當作他的生產活動之素材要素而消費；而是生產手段把勞動者當作他自身的生活過程之酵母而消費。但資本底生活過程，畢竟說來，不外是資本當作自己增殖價值底運動。

鎔鐵爐也好，作業場也好，這些物品如果在夜間停止了運轉，而不能吸收活的勞動時，那末，在資本家看來，那便是「淨虧」。（資本論，第一卷，第九章）。

但是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和追隨布爾喬亞經濟學家的社會法西斯們，對於這個問題却是另外一種看法。即，把資本定義為『生產手段』，『蓄積起來的勞動』等等。馬克斯曾痛烈地批判過這種資本定義。他說：

『「資本……是一切種類的原料，勞動手段，及生活資料。資本底這一切構成部分，是勞動底形成物，是蓄積起來的勞動。形成新生產手段所積蓄的勞動，就是資本」，經濟學家們都這樣說。黑奴是什麼呢？是黑種人類。經濟學底說明與這個說明

毫無二致，黑種人，就是黑種人。在一定的關係上才成爲奴隸。紡織機是紡織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係上牠才成爲資本。一離開這個關係，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白糖並不是白糖的價格一樣，牠並不成爲資本……

資本也是社會底生產關係……

過去所支出的，所對象化的，所蓄積的勞動，當直接支配活的勞動時，所蓄積的勞動才成爲資本。

因此，資本是以工資勞動爲前提，而工資勞動以資本爲前提。二者相互制約着，兩者相互生產着。』（馬克斯工資勞動與資本）。

在此，馬克斯所批判的資本的定義，是蒙蔽剩餘價值底泉源和勞動與資本之根本矛盾的。資本主義底擁護者和辯護人，正在努力地論證；資本並不是由榨取關係中生長出來的，並不是在生產手段上已經對象化了的死勞動之支配活勞動，而是單純當作蓄積的勞動之表象，因而剩餘價值本身是從勞動者底活勞動和生產手段上平均產生的，即從整個資本上平均地產生出來的。但若稍微注視一下剩餘價值底生產過程，那末，我們很容易知道，採取生產手段

形態底死勞動是形成剩餘價值底條件，並不是牠本身形成剩餘價值。

現在讓我們舉一個製造麻布底資本家來看看。假定他生產麻布要費一百七十五元，其中購買機器花了一百元，購買原料花了五十元，雇傭勞動者十人花了二十五元。再假定勞動者用五小時底勞動再生產勞動力底價值，而在生產上消費了機器和原料。這是：墊付（即先投到事業上的）這一百七十五元底資本家，由勞動者形成具有一百七十五元價值底商品；換言之，從生產方面一文利益也沒有得到。但是，資本家知道：他所買的商品一日間的保存費，比能够生產這個商品底價值更要低廉。

『勞動力雖然可以整天活動，整天供給勞動，但爲了保存一天的勞動力，只需要半天的勞動；換言之，使用勞動力一天所形成的價值，等於勞動力本身價值底二倍；這一事實對購買者看來是一種特殊的幸運，而對販賣者並沒有什麼不公平。』（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

那末勞動者在工場裡，並不是運用五小時生產過程上所需要的生產手段，而是運用十小時生產過程上所需要的生產手段。如果勞動者五小時消費了一百元底機器和五十元底棉紗，

那末，十小時底勞動，便需要二倍的機器與棉紗（即200元+100元）。

【譯註】機器當然不會因動轉一天就完全消費光的，因為在此我們還沒有討論到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底範疇，所以暫且捨象二者的差別。

現在假定完成了十小時底生產過程。那末結果便已經不同了。資本家以三百二十五元（200元+100元+25元）投之於生產，而收到有二百五十元價值的商品。在這1生產過程上很明顯地表現出下面這點。即死勞動（生產手段底價值）本身在資本家購買牠所花的費用上（花三百元，則轉入新生產物三百元），不會增加半分錢；反之，勞動力，不僅再生產出購買牠時所支出的價值，同時更生產了二十五元底追加價值。因此，剩餘價值，並不是如資本主義底擁護者所主張一樣，由整個資本所形成，而是由參加生產過程之活勞動所形成。

總之，勞動者用下半天的勞動所形成的價值部分，是構成資本家底純利的。勞動者形成，超過勞動力底價值以上的，過剩價值部分，叫做剩餘價值。勞動者再生產其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部分，馬克斯稱之為必要時間；勞動者為資本家形成剩餘價值所需要的時間，馬克斯稱之為剩餘時間。

資本主義榨取底主要特徵，就是這剩餘價值的形成。雖然在奴隸制，封建制等各時代都曾有過榨取，但勞動力並沒有變成商品，因之剩餘生產物並沒有變成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勞動者在剩餘時間上所形成的——正是資本主義利潤底源泉。

資本主義社會裏，在公平的外形之下，進行着極殘酷的資本主義榨取。在奴隸經濟和封建經濟裡，榨取是公開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榨取出現於平等底旗幟之下，出現于兩位形式上獨立和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一方面現為貨幣所有者，他方面現為勞動力這一商品的所有者所定的商品合同這一外觀之下。

雖然不像對奴隸和農奴那樣用鞭笞鞭打勞動者，但勞動者和資本家底合同，本質上並不是自由的，這比監視人底鞭子更厲害地把勞動者趕入工場，變成資本家底負債奴隸。這個鞭笞——即是勞動者的貧窮，即是他們之缺乏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

第四十六節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當作資本家底財產而存在，在資本家底掌握中作製造剩餘價值底手段的一切價值，叫做資本，這是我們在前面說過的。

但構成資本底一切要素，在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上並不是發揮完全平等作用的。

我們先拿一個工作臺來看吧，一架工作臺參加全系列的生產過程，可以比較長期間地使用。雖然是逐漸消耗，但在其存在期間，與其最初的形態並沒有根本的變化。假定這個工作臺的平均『生存年限』是十年，這個工作臺每年要消耗其價值的十分之一，其消耗的價值部分就轉入到其參加生產的商品上去。假定這個工作臺當生產牠時需要支出社會勞動底一萬勞動日，而牠一年生產五百個商品；那末這個工作臺轉入一個商品底價值，很明顯的是： $10000 (500 \times 10) = 2$ 勞動日。工作臺雖然是慢慢地消失其價值，但牠仍然可以參加勞動過程，一直維持到十年後，牠不堪使用的時候止。這不僅工作臺是如此，即動力機，配力機，建築物等，也可以說都是如此。

總之，由生產手段所形成的一部分資本，按其消耗率如何而將其價值逐漸轉入新生產物去。

原料及助成材料，列如燃料等等，則與此不同。牠們只能參加生產一次，而且參加生產時就變更牠們的物質形態。投到工作中的原料，完全被加工製造了，燃料完全轉化為動力了。

。因此，原料和助成材料，一下就把牠的價值轉入到新商品底價值上去。

不過，在此必須要插說一句的是：無論機器、建築物等等，和原料與助成材料之間，有怎樣的差別；但從價值轉入到完成商品中去的觀點看來，牠們具有一個共同的而且本質的特徵。即牠們都不能形成任何新價值，只有牠們原有的價值轉移至新商品的價值去。

『因此，很明顯的，生產手段在勞動過程內，轉入生產物的價值，決不會超過牠所消磨的價值以上』（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

那末，機器，原料，等等的價值，是怎樣轉入新商品底價值去的呢？是由勞動轉入的。讓我們舉一個實例來說明吧。現在，有二個工場。一個正在活動中，一個是在歇業中。兩個工場中都有工作臺，機器等等勞動手段。活動中的工場的勞動手段，是由工作或和工作無關的種種事情（如風化作用底現象等等）而消耗。歇業中的工場的勞動手段，雖然是極少的，但總是由風化作用或其他原因不斷地消耗着。例如鐵生鏽，牆脫皮等等。要完全維持牠，必須加以保護。在前者，不管是由工作的消耗，或由與工作無關的種種事情的消耗，都是轉入新生產的商品價值裏；資本家賣掉其所生產的商品時，再回到他的腰包來。在後者，這一消

耗部分就不能轉入商品底價值裡去。因為沒有商品可轉入。所以價值不能回到資本家的腰包來，而是資本家的直接損失。根據這個實例，很可以看出勞動不僅形成新的價值，而且具有將生產要具及生產手段所包含的價值，轉入到新生產的商品去的性質。

但我們決不能因此便以為勞動者爲了使勞動手段和原料等的價值轉入到商品去，必需支出形成新價值以上的追加勞動量。勞動者由於形成新的價值，由於在生產上消費生產手段，並不需要支付任何追加勞動，就可以使牠的價值轉入到新商品去。

這像前面第一篇『商品』中所說的一樣，是從勞動二重性中發生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差別。具體勞動形成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價值。在此也是一樣，抽象勞動形成新的價值，具體勞動使生產手段底價值轉入新生產物去。

『假使勞動者底特殊生產勞動不是紡織，那末他就不會使棉花轉化爲棉紗，所以就不會使棉花和紡錘底價值轉入到棉紗去。縱令這同一勞動者加了職業而做木匠，他仍然會因一天的勞動而把價值轉入到材料去。換言之，他並不是把紡績勞動或木匠勞動這種具體勞動加到價值去，而是把一般的抽象的社會勞動這種勞動加到價值去』

總之，紡績工的勞動，用一般的抽象的資格，即當作人類勞動之支出，而把新價值添加到棉花及紡錘底價值上去；以紡績過程這種具體的，特殊的，有用的資格，把這些生產手段底價值轉入生產物上，因此保存牠的價值於生產物中。」（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

『由於添加價值而保存價值，是自然給自已實現中的勞動力——活勞動——的一個天惠，這在勞動者看來並不需要任何費用，然對於資本家則帶來保存現存資本價值的很多利益』。

總之，生產物底價值，雖然是由勞動而轉入製造的生產物上，但這個價值在量上說是前後不變的，當機器消耗終結時，轉入製成的商品之價值，恰與體現於機器中的價值相等，不會多也不會少。

但勞動力則與此不同。勞動力不僅常常促使生產手段底價值轉入商品，且更形成新的價值。這個價值還可以分成兩部分。即這個新價值底一部分是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之再

生產，他一部分就是資本家底純利益之剩餘價值。

在此兩個資本部分間——一方面是生產手段他方是勞動力——之差異是很明顯的。

「轉化於作生產手段底原料，助成材料，勞動一手段之資本部分，在生產過程上其價值並不變動。所以我們稱之爲不變的資本部分，或簡稱之爲不變資本。」

相反地，轉化於勞動力底資本部分，在生產過程上其價值是變化的。牠不僅再生產自己的等價，同時更生產一個超過部分底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牠能够自己變化，也能大也能小。這個資本部分是不斷地從不變量轉化到可變量去。所以我們稱之爲可變的資本部分，或簡稱之爲可變資本。」

第四十七節 榨取率

勞動力要與生產手段結合後才能發動，因此，若無不變資本，形成剩餘價值是不可能的。雖然不變資本是形成剩餘價值底必要條件，但把自身並不能形成剩餘價值。形成剩餘價值的只有勞動。所以不變資本之總額無論怎樣大，都絲毫不能變更剩餘價值的總額。因此，在決定資本家榨取勞動者的程度時，我們可以完全不管資本家投下多少不變資本。但我們必需知

道，勞動者爲了補償其勞動力底價值，從他的勞動所形成的生產物之價值上，得到多少；資
本家以剩餘價值底形式得到多少。

榨取勞動者的程度，可以用剩餘價值和勞動力底價值之比率表示出來，即可以用可變資
本之兩個量的比率（換言之，即剩餘勞動時間與必要勞動時間之比率）表示出來。

用百分率表示的這個比率，稱爲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率是嚴密指示資本家榨取勞動者
的程度的，
 $\Delta\Delta$

讓我們舉一個例來說明。

某資本主義企業的機器和建築之價值是五千元，原料和助成材料是一千元，勞動力底價
值（即工資）是二千元，而剩餘價值是一千元。按照這個例，我們用C代表不變資本，用
V代表可變資本，用m代表剩餘價值，可以得到下面的公式：

$$C=5000元+1000元=6000元$$

$$V=2000元$$

$$m=1000元$$

用文字來表示這個榨取率是 m/V ，按照上面的數字來表示即 $\frac{1000}{2000}$ ，用百分率來表示的話，就是 $\frac{E}{V} = \frac{1000 \times 100\%}{2000} = 50\%$ 。這個意思，就是勞動者必須補償其勞動力底價值，而在工作的那個小時上，要算上為資本家製造剩餘價值的半小時。m與V不變的時候，無論資本家是用貴的或賤的生產手段，榨取率當然都照舊不變。

榨取率或剩餘價值率，可以按其生產物中的比例量表示出來。假定一萬圓底價值體現於一千公尺布上，那末，不變資本可以體現六百公尺布，可變資本可以體現二百公尺布，剩餘價值可以體現一百公尺布。

生產物底比例量所表示的剩餘價值率或榨取率，是等於 $\frac{E}{V} = \frac{100 \times 100\%}{200} = 50\%$ 。

我們所討論的命題，在伊里奇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出很容易懂的例解。根據一九〇八年俄國工場底調查所得到的統計資料的分析，關於工資與利潤之相互關係的問題，伊里奇曾得到下面那樣的結論。

『每個勞動者一年平均得到二百四十六盧布底工資，而給資本家形成二百五十二盧布底利潤。』

所以勞動者在一天之中，爲自己勞動是用半天以下的時間，爲資本家勞動是用半天以上的時間，假定平均勞動日爲十一小時，勞動者在全部中只能得到五小時半的部分，不，只能得到比五小時半更少的部分。剩餘的五小時半，勞動者無任何代價，沒有任何報酬而勞動着，勞動者在這半天所作的東西，完全形成資本家底利潤，

（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二五九——二六〇頁）。

忠實於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爲了掩護資本家榨取勞動者，爲了抹殺這個榨取程度，用盡一切奸計。在百年前，布爾喬亞著作家西尼爾（Sinor），曾實行過這種奸計，在當時的英國反對縮短勞動日。他想用下面的論證；以證明縮短勞動日之『不可性能性』；即，他說勞動者是在最後一小時形成利潤的，在其餘時間上是再生產不變資本與勞動力底價值（西尼爾著：最後一小時說，參看資本論第七章）。假定商品底價值爲一百十元，勞動日爲十一小時，那末勞動者用十小時再生產所支出的資本價值，用最後一小時爲資本家製造利潤。因此照他這種見解說來，如果縮短一小時的勞動日就會消滅一切利潤。

他這種詭辯論（技巧的立論），以否定勞動之二重性爲根據。他把不變資本底價值由勞

動的幫助而轉入的問題，和由勞動形成新價值的問題混同起來。實際上，勞動因為有二重性，所以勞動者在各單位時間上，用抽象勞動形成新價值，用具體勞動使生產手段底價值轉移。舊價值之轉入與新價值之形成過程，是同時進行的。所以新價值是由勞動者的全勞動日形成的，而剩餘價值之生產並不是勞動日的最後部分，同時更不是最後一小時。現代的恐慌最明顯地證明了這個事實，在現在許多企業上，勞動者並不全作一星期的工，然而資本家還能得到利潤，榨取率不僅不減少而且日益增加。西尼爾的『最後一小時說』具有深刻的階級意義，是布爾喬亞的很好的工具。

第四十八節 作對象化了的生產關係之資本與剩餘價值

魯賓的曲解之批判

我們常常看見，有許多討論資本時，只注意某種量的貨幣，機器，原料等等的學者，例如庸俗經濟學者，把野蠻人打野獸的石頭，和資本家底私有財產，用以榨取勞動者底機器同樣視爲資本。社會法西斯在馬克斯主義的庸俗化上，也步着庸俗經濟學者的後塵。例如在奈

爾丁弟兄們看來，勞動者寫信的筆，和資本主義工場內的機器，都同樣是資本。

奈爾丁說『國民經濟意義上的資本，既然不是直接滿足慾望的消費對象，而是一切現存的物財富之容納器。鐵匠的錘，書記的筆，與幾十萬馬力的機器，都同樣可以說是資本』（資本論，第一卷）。

假使物品，不管其使用方法之關係如何，而在其自體上就是資本，那末，很顯明的，這一個物品的所有者便成了資本家。正是爲了得出這個結論，而社會法西斯才把資本與物品混淆了。因爲這一混淆，可以使一般人不容易看出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區別。

這一混淆還有別的意義。不僅在資本主義底各種條件上抹殺勞動與資本的差別，而且具有證明資本是永久的範疇，因而證明生產手段對勞動者的支配，不單是資本主義底特徵，而是一切社會經濟構成底特徵，這種使命。假如真是這樣，那末蘇聯也存在着資本，因而蘇聯底經濟也是根據資本運動所生的合法則性的。這個結論在妨害者看來，是非常合胃口的，因此他們也把資本與貨品混淆，或如少數主義者金茨堡一樣，把一切蓄積的勞動都視爲資本。金茨堡說：『資本，歸根到底，不外是以將來生產爲目的，而使用的蓄積勞動』。這種資本

定義，就是抹殺各個社會經濟構成間的一切境界。現實上，蓄積的勞動任何經濟形態中都有，否則，生產就不能進行，蓄積的勞動，在蘇聯也有。因此，資本便成了不僅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範疇，而是蘇維埃經濟，不，連共產主義社會也有底範疇。特別伸說資本之超歷史性，在妨害者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把蘇聯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以此為根據，而便要求取消妨碍資本發展的蘇維埃政權之一切法律成為可能。

但是，實際上。資本是資本家[△]榨取勞動者的整個社會關係。正因為有這種關係，所以生產手段，原料，及一切[△]社會生產力，才好像是資本的屬性一樣；同時資本家之不斷占有剩餘價值，才好像是資本底自己增殖過程一樣（馬克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類的生產關係，不能不被對象化。因此，物品乃取得社會的性質。當作資本家底獨立財產而存在，為製造剩餘價值而使用的生產手段，這才叫作資本。

『與資本主義地利用機器不可分的各種矛盾和對抗，並不是從機器本身產出來，而是從資本主義地利用產生出來的，因此在現實上並不存在』（資本論，第一卷，第

社會法西斯陣營裡的一部分經濟學者，認資本與物自體爲同一物；然後，由隱蔽資本是榨取關係及因這一關係而形成剩餘價值這一事實，企圖從物底運動中找出剩餘價值來。其他社會法西斯，如魯賓，他努力証明剩餘價值並不是物質的物，而是社會關係。正如我們知道的，魯賓對於馬克斯理論之觀念論底曲解，是從商品開始，而一貫着他的全經濟學的。

例如魯賓說；價值，只是既不反映實在的各種關係，也不規定經濟發展之一定歷史階段之特徵的，單純理論的抽象與理論的前提。這個論斷，他並不是首創者。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伯倫什坦；在當時也是這樣主張。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底泰斗 村巴特教授，也是這樣提出問題。馬克斯經濟理論底價值說之這一『說明』，對於伯倫什坦和村巴特是很有利的，因爲這一『說明』可以推翻馬克斯理論的基礎，使馬克斯經濟學成爲無用的東西，把牠描繪成理論的捏造或先驗的抽象。魯賓便是以此爲目的，由於他的馬克斯價值說之『普及』，而把新的成份拿進修正主義之『科學底完成』去。他把資本主義經濟與以商品生產者底同權爲基礎的單純商品經濟混同了，

由於否定單純商品經濟是先行於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實際存存的事實，魯賓形成了

爲混同單純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中農和農村資本家——富農，小手工業者——家內工業者和大資本家底理論基礎。誰都知道，在我國正確地理解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之相互關係對於社會主義勝利地發展的普羅勒達里亞的政策，具有怎樣重大的意義。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的混淆，是托洛斯基的特徵。他認爲中農是「極濃厚的反動大衆」，他對中農的一切冒險的進攻與排斥，實在都是以此爲根據的。這一混淆，構成關於否定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布爾喬亞理論之——已由現實完全粉粹，而托洛斯基主義者仍然在熱心說教着——重要的有機部分。馬克斯價值說之魯賓的曲解，由於托洛斯基主義底農民政策，形成托洛斯基主義否定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之理論的基礎。

魯賓是適應着他的交換理論，把價值視爲平等的商品生產者的交換比率，對於馬克斯關於勞動力見解也是一樣。

魯賓說：「勞動力是表現勞動者與資本家底生產關係的。而這生產關係經過「物」底交換（貨幣與勞動力的交換）而使牠們結合。勞動力表現爲商品，表現爲「物」，而這個「物」底處分權，從一個所有者底勞動者讓給另一個所有者底資本家，由

於這個移轉而在二者之間形成生產關係。勞動力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當作兩個自立的生產者的——底生產關係之「物材的」表現，或「對象化了的」表現。」（馬克斯價值說大綱，一九二八年，一一二頁）。

因此，魯賓，以兩個表徵為勞動力和為勞動者與資本家底關係之特徵的基礎。換言之，第一，勞動者與資本家底生產關係，是『通過物與物底交換』而形成；第二，資本家與勞動者底生產關係，是『兩個自立的商品生產者間的』關係。

在此他更婉轉地敘述我們早已曉得的社會法西斯底觀念，即剩餘價值並不是發生於生產關係，而是發生於交換關係和分配關係；因此使勞動階級不注意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而轉移勞動階級底視線到改革分配體系之鬥爭去這種觀念。

把勞動者與資本家底關係描繪成兩個自立的同權的商品生產者間的關係的魯賓，由此而得出下面的結論。他說：剩餘價值是『社會關係』，而非『物質關係』，（前引書，二五九頁）。

在此，如果我們注意到魯賓所說的社會關係是同權的商品生產者底關係，那末便會變成

沒有任何榨取。無論怎樣說，剩餘價值都是社會關係。但並不是單純的社會關係，而且是榨取關係。他想抹殺這一事實。同時，對象化這一社會關係。正因現在這一對象化的庇護下資本家才能由榨取勞動者，而××××××。如果沒有這一對象化，那末，資本家的致富就會不可能，資本家的經營本身就會變成無意義。當伊里奇與布爾加考夫對馬克斯剩餘價值說之曲解鬥爭時，曾特別明顯地申說下面這點。

伊里奇說：『布爾加考夫對於這一說明抱着極度不滿的態度，像下面那樣的叫囂着：「這件事情——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說剩餘價值是物，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換言之，說洋呢或棉花，或其他商品能否滿足需要這種事情是物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牠並不是物質的物而是爲了表現一定社會的生產關係的概念」。把「物質的物」與「概念」這樣對立起來，是煩瑣哲學的最好的標本。現在有許多人非常願意在「批判」這一煩瑣哲學的假面具之下，提供出來。假如這一概念不是適應着一定的「物質的物」，那末，關於分配社會生產物底概念，究竟能有什麼意義呢？剩餘價值，是洋呢，棉花，穀物，和其他一切商品之一定分配所形成的剩餘生產物的貨幣等價

所以我們不能把物質的物與社會關係對立起來。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底社會關係，是採取物底形態的。因此，由於對勞動者底關係，而資本家得到比自己所墊付的更多的價值——用商品表示的價值。資本家由於加強壓迫勞動階級，由於延長勞動日和擴大勞動強度，而得到這個剩餘價值。因為這樣，所以，一方面 廣汎的勞苦大眾日益貧窮，他方面，資本家階級的財富日益增多。

照魯賓說來，勞動者並不是在生產上形成剩餘價值。那末，資本家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取得利潤呢？他也與社會法西斯一樣，說利潤是從流通過程中取得的。那末資本家是怎樣取得這利潤的呢？魯賓就不能回答了，這仍然是資本家的秘密，

魯賓底社會法西斯理論之政治意義是下面這點；從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說中，抽去一切階級底內容；即從以剩餘價值為支柱的馬克斯經濟學中抽去一切階級底內容；把勞動者與資本家底關係描繪成同權的商品所有者底關係；把剩餘價值底源泉從生產移到交換上，而把資本主義描繪成沒有矛盾的；蒙蔽和抹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不可妥協的頑頑；以形成實際恢復

蘇聯的資本主義妨害蘇維埃政權的理論武器。

第四十九節 剩餘價值這一範疇不適用於蘇聯的

社會主義經濟

資本主義是具有：第一，獨占生產手段底資本家階級之存在，第二，奪去生產手段和生產資料，而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的勞動者之存在這兩種特徵已發展的商品經濟。因此在資本主義裡，榨取，採取資本家占有剩餘價值這種特殊形態。

那末；在我們蘇聯國營企業裡以剩餘價值——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為特徵的這一切表徵，是否存在呢？

在我們蘇聯，掌握政權的是勞動階級，我們的國家是勞動階級底國家。因此我們的國營企業。不外是勞動階級全體的共有物。因此，在我們的國營企業裏，完全沒有作剩餘價值之根本特徵的生產手段底資本階級。而作第二個表徵的勞動階級怎樣呢？我們的國營企業底勞動者，並不是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勞動者。

「勞動階級完全其目的，把一切生產手段，大工業，土地，運輸等等沒收為國有後

，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直接意義的普羅勒達里亞了。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普羅勒達里亞因為是經濟上的被奪取者，所以是布爾喬亞國家中的被統治者。當完成其目的時，勞動階級在國家裡乃變成支配勢力。」（莫洛托夫在第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

蘇聯的勞動階級，並未與生產手段分開。被普羅勒達里亞國家所組織的他們，是生產手段之集團的所有者。因之，在我們國營企業裏工作的勞動者，並不是工資勞動者。他們並不是在資本家所有的企業裡勞動，而是在勞動階級所有的企業裡勞動，即在徹底的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裏勞動。所以在我們底社會主義經濟裏，『當作商品底勞動力』這一範疇並不存在。在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成份上，既然沒有資本家，勞動力既然不表現為商品，當然沒有討論剩餘價值，資本，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底各種範疇的餘地，這是很明顯的。但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却把我們的勞動者不能完全得到他們的勞動生產物這一事實，認為是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之奪取勞動者，馬克斯在『哥達綱領批判』裏，反駁拉塞爾所喜歡的概念『勞動收得的全收權』，正是對上面的見解的最有力的答復。

「首先，如果我們把「勞動收得」這句話當作勞動生產物看待，那末，其組合勞動的收得就是社會的總生產物。但從其中應當拿出去的部分是：第一，被消費了的生產手段之補充部分；第二，擴張生產所需要的添加部分；第三，豫防各種災害、天災等之破壞生產的豫備公積，或保險公積。將這些部分從「全勞動收得」中抽出來，是經濟上必需的。因此，總生產物的殘餘部分，便拿來做消費資料。

但在進行個人的分配以前，還有應該抽去的部分。

一，不屬於生產的一般行政費。這一部分不用說也許比目前的社會所需要的少得多。而其減少隨着社會發達的程度而進展。

二，為滿足社會慾望，如學校，衛生設施等等的部分。這一部分。不用說比目前的社會所需要的多得多。而其增加，隨着社會發展的程度而進展。

三，不能勞動者的扶養基金，即目前社會之所謂貧民救助費。在此才開始分配。綱領（哥達綱領）受到拉塞爾的影響，偏狹地只注意分配問題，但其分配在此才開始，即在此才開始分配消費資料給組合社會內的各生產者」（馬克斯，哥達綱領批判

總之，即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社會生產物也並不是完全分配給社會成員以滿足各個人的慾望，還要拿相當的部分去擴張生產和滿足社會的需要。但不能因此使武斷地說這是榨取，因為，結局，『當作個人的生產者所失掉的，還會直接間接回到當作社會成員底他手裡去。』

同時，資本主義地分割勞動日，如必要時間與剩餘時間，在我國也已失掉意義了。

馬克斯說：『剷除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時，勞動日會縮短到必要勞動之水準去，或其他事情沒有變化時，必要勞動本身底範圍會擴大。因為一方面，勞動者底生活條件擴充而生活上之要求提高，同時他方面，今日的剩餘勞動的部分會變成作社會底準備金和蓄積基金的必要勞動，在這種意味上，可以視牠為必要勞動。』（這種準備金，是擴大生產，尤其是補償因災害而受到的損失的生產手段，或生活資料之準備）（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五章）。

在我們社會主義成份裡所能看到的，並不是資本主義地分割勞動日為必要時間和剩餘時

間，並不是把社會生產物底價值分割爲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而是擴大再生產的基金和消費基金，而且在這一消費基金中，一部分拿來滿足社會的需要，另一部分拿來滿足個人的慾望。

這種分割，是從我們經濟底社會主義成份裏所能看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牠以共有生產手段爲基礎——的本質發生的。

『最初使生產者隸屬化，其次使勞動生產物之佔有者隸屬化的這種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爲根據現代生產手段本身性質的占有方式所代替，即爲一方面社會直接占有維持及擴張生產的手段』（恩格斯：反杜林論）。

分割爲擴張再生產底基金和個人底消費基金，從再生產底見地上看來具有很大的意義。伊里奇給布哈林轉形期底經濟所下的評註裡，有如下的指示，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即，分割爲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生產生產手段底部門，與生產社會生產第二部門的消費資料底部門的比例這一問題，對共產主義社會裡也具有很大的意義。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即，我國的勞動階級既然是生產手段底所有者，既然

清算了工資勞動底各種關係，那末，在澈底的社會主義企業裡勞動日已不分割為必要時間與剩餘時間，但社會總生產物之分割為擴大再生產基金與個人消費基金底重要性並不能因此而消滅。

蘇聯的勞動階級與勤勞者，都極關心擴大再生產基金和個人消費基金之迅速增大。爲了加速增大個人消費基金，必需更加速地增大擴大再生產基金。而其決定的條件，是勞動生產性的向上。從這一點上便可以理解史達林同志說的，在現階段作提高勞動生產性的根本方法的六個條件的特別意義。

現在，讓我們看看我們社會主義成份內的生產關係之其他類型，特別是集體農場吧。我們的集體農場底性質，離開了普羅勒達里亞專政，離開了蘇維埃經濟之一般體系不能理解。集體農場只有在普羅勒達里亞專政下，只有在蘇維埃經濟下，才是社會主義底經濟形態。反之，在資本主義下，任何集體企業雖然牠不是資本家創立，而是小有產者創立的，也不可避免地會變成資本主義企業。

伊里奇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毫無疑義的，協同組合是集團的資本主義機關。』

在私有資本主義裡，協同組合的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間的區別，等於集團企業與私有企業的區別。在國家資本主義裡，協同組合企業，第一，當作私有企業，第二，當作集團企業，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有區別。在我們現存的秩序之下，協同組合企業當作集團企業和私有資本主義企業有區別。但是牠如果在以土地為基礎的國家裡即勞動階級所有的生產手段之下，那末，便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篇，第一版，一三九——一四五頁）。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知道，伊里奇是把協同組合底集體農場組織，加進社會主義底企業類型裡去。

集體農場底生產手段，根本上是集團財產。這是在普羅勒達利亞國家，即勞動階級全體所有的土地上組織起來的。在集體農場裡，基本的生產手段都被社會化了，並不是各個集體農場員底財產，而是集體農場全體底財產。在此完全沒有了占有生產手段底資本家，和他們榨取下的勞動者。

以這一事實為根據，我們可以把集體農場認為社會主義底企業類型。

史達林同志說：『經營底類型用什麼來決定呢？很明顯地，用生產過程上人類底各種關係去決定。用其他的東西能够規定經營類型嗎？在集體農場裏，可以說有占有生產手段之階級和被榨取的階級嗎？可以說集體農場，不是表現國家所有的土地上的基本生產手段的社會化嗎？有什麼根據敢主張經營之一個類型底集體農場，不是社會主義經營底一個形態嗎？』（史達林：伊里奇主義底各種問題五八二頁，一九三一年版）。

不過，如果把集體農場，看成國營企業或國營農場那樣的澈底社會主義企業，那末，即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集體農場雖然是社會主義底企業類型，但還不是澈底的社會主義企業。那末二者底差別是什麼呢？

在澈底的社會主義企業裡，其生產手段是屬於國家所有，換言之是屬於勞動階級全體所有。但集體農場，其生產手段並不是屬於國家，而是屬於一定的集體團或集體農場底整個成員。在這裡，還有集團占有生產手段底形態，即比澈底的社會主義企業之社會占有形態更低

級的形態。集體農場要轉化到更高度的形態，即轉化到澈底的社會主義類型底企業去，更必須經過一定的發展過程。在勞動階級的領導下，有組織地確立集體農場——是爲了這一過程的××××底具體道路的。

莫洛托夫說：『一九三一年第六次蘇維埃大會，特別申說了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的差別。大會曾特別指出：「國營農場是國家底企業，在此，國家是完全的主人公」。同時，「集體農場的主人公是集團農場員們。」「差別是很明顯的」。這個差別，是黨爲了使國營農場不致誤認爲集體農場，使集體農場不致誤認爲國營農場，而特別申說的。因爲大家知道，在實踐上有許多這種誤認。』莫洛托夫；第十七次大會的報告。

另一方面，在某一發展階段上的集體農場，和基本的生產手段之集團所有，同時有不重要的生產手段之私有形態。總之，集體農場與澈底的社會主義企業不同，生產手段尚未完全社會化。

集體農場內部底階級鬥爭，也是這樣。毫無疑問的，在集體農場底內部，還殘存着階級

鬥爭底各種要素。因爲在此，資本主義舊習，和生產手段底個人占有，仍然還部分地殘餘着，與此相關聯，而若干占有之不平等等；仍然殘餘着。不過，我們不能因此便以爲集體農場內部的階級鬥爭，與外部的完全相同。

因爲不能正確地理解集體農場的性質，認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相同，所以，在實踐上發生全系列的『左傾』。

在集團農場內部既然沒有資本主義底榨取關係，當然在此談不到什麼剩餘價值和資本等等資本主義的範疇。

就個人農民說來，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單純商品經濟底各種關係。但在某一階段上，今天的個人農民，是明天的集體農場員。因此，剩餘價值這種資本主義的範疇，在此不能適用。

最後，在將要被清算的富農份子中，我們可以看見充當剩餘價值範疇底資本主義榨取關係之存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大法則，是驅逐資本主義成份，和用普遍的集體農場化來清算富農階級。所以資本主義底各種關係及因資本主義而生的各種範疇，不獨以後得不到任何發

展，且將陷於滅亡。

布爾喬亞理論家，努力論証；蘇維埃經濟體系是國家資本主義底體系，我們的國營企業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

在這一點上團結着，上至巴威爾，考茨基等社會法西斯，下至村巴特等大法西斯的一切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權力的仇敵。

例如巴威爾稱蘇維埃經濟體系爲『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他說這個『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經過民主化，而用進化的方法能够轉化爲社會主義。實際上，巴威爾所希望的，是要求蘇維埃國家的民主化這種假面具之下，取消普羅勒達里亞專政，恢復資本主義。

在這問題上採取公然的立場的，是考茨基。

考茨基說：『如果少數者起而代替資本家，而這少數者脫離群衆，有時甚或違背民意而處理生產手段，那末，這種占有底變更，無論叫什麼名字都好，但並不是社會主義。由此能發生社會主義的只限於馬克斯所謂掌握權力的剝奪者，或強奪者，被剝奪了的場合。那末在建設社會主義底人民大衆處理生產手段這點上，俄國，也和

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當面着同樣的問題』。

兩位先生在研究關於經濟底社會經濟性質時，都用民主主義底表徵作基礎，而這一民主主義是解作布爾喬亞底民主主義的意思。兩位先生只在下面這點上有些不同。卽，巴威爾對勞動者說，俄國的勞動階級，使蘇維埃國家民主化——由布爾喬亞底精神——後，經過布爾喬亞底民主主義，而蘇維埃共和才能開始向社會主義發展；而考茨基更乾脆說，反對或干涉蘇聯底普羅勒達里亞專政。

根本上在對蘇聯之激烈的敵意上，兩位先生是一致的，但看出勞動者的階級意識之成長的巴威爾，想用更巧妙的方法去欺騙他們。

正如我們的經驗所告訴我們的一樣，只有康敏尼斯特所領導的勞動階級專政才能把世界從資本主義的束縛解放出來；各種形態底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畢竟不過是欺騙勞動者底各種花樣而已，這是很明白的。這些形態，只是戴着爲了勞動者民主主義這種假面具，其實是爲了布爾喬亞獨裁底民主主義。因爲牠們不僅沒有動搖到布爾喬亞國家底基礎本身，而且是以確立布爾喬亞國家爲目標的。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之下，一切經濟勢力，工場，銀行等——

一切政治權力，一切意識形態底手段，都在布爾喬亞的掌握中，用作麻痺勞動階級和加強他們統治全世界。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勞動者和勤勞者的真正民主主義才能發達。因為在這裡，一切經濟上的大動脈——工場，銀行——和一切政治上的權力，都在勞動階級的掌握中，土地國有化了，農民經濟的百分之六十一集體農場化了，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下，根據普羅勒達里亞的民主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底勞動者，和勞苦大眾之勞動熱誠——這很明顯的表現于社會主義競賽，工作突擊，和革命競賽上——才可能。

在我們的國營企業底性質問題上，社會法西斯找到了他的忠實追隨者。托洛斯基，季諾維埃夫等反對派，就是屬於這一類。因為他們不把國營企業視為伊里奇所說的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而視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因此，加梅涅夫說：在我們國營企業上，所有關係是社會主義的，但生產關係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梭高尼考夫主張：我們的對外貿易，國立銀行，貨幣制度，一貫着資本主義經濟底各種原則。

加梅夫涅夫和梭高尼考夫，不理解生產者對生產手段底關係是決定生產關係體系之性質的主要表徵。

史達林說：『我們拿國營企業來看看吧。牠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嗎？不是的。爲什麼呢？因爲在此並不存在着兩個階級，只有一個階級，即只有勞動者；而且這勞動者領有着生產手段，並非在被榨取下過生活，因爲在這些企業上，工資以外的部分之最大限都是用以擴大將來的產業，即用以改善全勞動階級狀態的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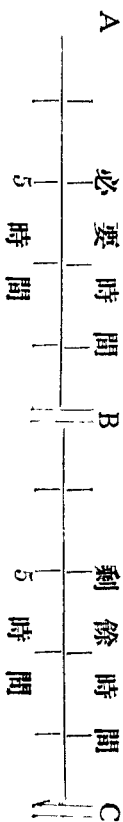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得出下面的結論，即，在我們經濟中佔支配地位底社會主義分野裡並沒有榨取關係，因之，在此不適用剩餘價值和資本等等這些資本主義的各種範疇。在此，一方面存在着社會的再生產，或社會主義的蓄積基金；他方面存在着個人消費的基金。

第十一章 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

值的生產

第五十節 絕對剩餘價值 勞動日與其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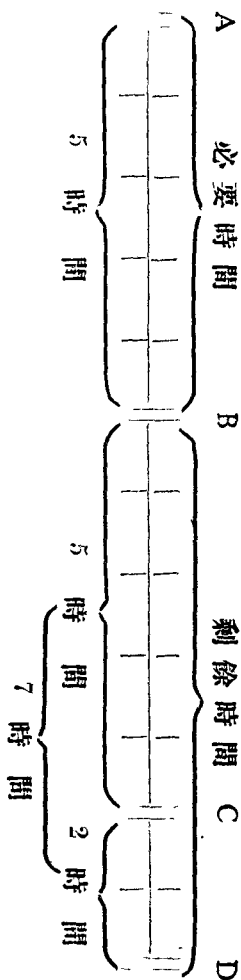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勞動日可以分爲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必要時間，勞動者在這時間內再生產其勞動力的價值。第二部分是剩餘勞動，在這時間內，勞動者爲資本家形成剩餘價值。茲圖示如下：



在此，榨取率是 $\frac{5}{15}$ ，或是百分之百。

那末，剩餘價值率要怎樣才能增大呢？第一，是延長勞動日。拿上面的例說來，卽十時間以後，譬如再增加二時間，以增大剩餘價值。

延長勞動日的資本家，由勞動者全日支出的勞動量之總體的絕對的增大——不管勞動力的價值如何——而增大他所收的剩餘價值。例如，在下面的圖式裡，剩餘價值之增大是全線延長的結果，必要勞動時間（A—B）依然和原來一樣。



在此，剩餘時間延長至七時間，剩餘價值率是 $7 \div 5$ 或百分之一百四十。

由勞動日之絕對的延長而得到的剩餘價值馬克思稱之為絕對剩餘價值。

資本家一在市場上買了勞動力，便得到使用勞動力底使用價值的權利，而勞動力底使用價值是形成價值和剩餘價值的能力。

勞動者不能不提供勞動給資本家的勞動日底界限是什麼？

我們不能決定勞動日底最低限度。不過，把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所需要的時間視爲最低限度大概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日決不會低於這限度以下，因爲，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目的是在用剩餘勞動形成剩餘價值。

至其最高限度，主要的是由勞動者底體力去決定。勞動者消費其勞動力大概有一定的限度。整天工作二十四小時，肉體上實在不可能，休息，睡眠，進食，總得費相當時間。不獨這樣，而且，『勞動日的延長還有某種道德的限制。勞動者爲滿足各種精神的社會的慾望——其範圍與量，由一般文化狀態去決定——需要一定的時間，』（參照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

不過，這些界限，伸縮性極大。

資本家努力把勞動日的這種界限延長到勞動力之物理的界限去。

『當作資本家看，他不過是人格化了的資本。他的魂卽是資本的魂。而資本祇有一種生命衝動。這卽是想增殖價值的衝動，想形成剩餘價值的衝動，換言之，卽想用他的不變部分生產手段，盡可能地吸收大量的剩餘勞動的衝動，』（資本論第一

券第八章)

無厭的追求剩餘價值的資本家，想把勞動日延長至最大限度，想使勞動者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除進食睡眠等極短的休息時間外完全去勞動。

在資本主義的很早以前，剩餘勞動亦曾存在。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時代亦曾存在。只要是支配階級獨占生產手段有榨取勞動大家之可能性的地方，便有剩餘勞動之存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時代，奴隸帶着人格上完全的隸屬，農奴帶着無權利的可怕的形態。享有奴隸和農奴之人格上的權利的奴隸所有者和封建諸侯，用監視人的鞭笞，和其他強制的方法，盡可能的榨取奴隸和農奴的剩餘勞動。

不過，在根本上帶着以滿足慾望爲目的底自然經濟性質，商品關係尙未漫潤進來的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裡，奴隸所有者和封建諸侯對要求剩餘勞動所受的刺激還沒有資本主義時代所形成的那樣熾烈。

馬克思說，「還沒有脫淨用奴隸勞動和賦役勞動的低級生產形態的民族，一捲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支配下的世界市場漩渦中，以生產物之國外販賣爲最重要之利害關

題時，在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的野蠻殘暴之上，更加上過度勞動之文明的殘暴。」

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

資本雖然領有了生產，然而暫時之間，並沒有改變技術。可是，資本之領有勞動過程這一事實，便根本改變了勞動者在這過程上的狀態。如果離開資本主義的形態而考察勞動過程，那末，勞動者只是把勞動手段當作自己生產活動的對象和牠發生關係。

『可是，把生產過程當作價值增殖過程而考察時，便不是這樣。這時，生產手段的轉化爲吸收他人底勞動的工具。利用生產手段的已經不是勞動者，反轉是生產手段利用勞動者。不是勞動者把生產手段當作他的生產活動之素材的要素而消費，反轉是生產手段把勞動者當作其自身生命過程的酵母而消費勞動者。而資本的生產過程，不外是資本增殖自己價值的運動。無論是熔爐也好，工場建築物也好，如果這一切在夜間停止運轉，而不吸收活生生的勞動時，那末，在資本家看來，便是那部分的「淨虧」。』（資本論第一卷第九章）

這一切情形，使資本家用一切手段延長勞動日以排除因生產手段之夜間停止運轉所生的

「淨虧」。

不過，就是把勞動日延長至最大限度，結果，也還不能達到二十四小時。這是因為勞動日不許可。

一切情形，使資本家採用夜班勞動或交替制度。夜班勞動，因為在人工的燈光下勞動，正常的的生活條件，使身體發生不良的結果。

替制度之採用，使資本家能够大大地胡亂破壞勞動日。

一切，特別是在和成年男工一塊做夜工的女工和童工上發生悲慘的結果。

為勞動日太長，因為勞動者被榨盡他們的一切精力，被奪去他們的一切時間，他們不能够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不能够自行向上發展，不能够參加社會活動和政治運動。而且，
△△△△
阻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底技術發展。因為，資本家只要能够從勞動者方面榨取很高的剩餘價值，對技術的改良便不很注意。

正因爲這樣，所以在資本主義的曙光期，在勞動生產性還非常低的階段，很長的勞動日，通常，幾乎是無限制地支配着，在最落後的國家裡，現在都還是這樣！顯現爲「長勞動日

「之不可避免的階段者各處都是極端殘酷的榨取方法。」

〔資本論第一卷裡，馬克思曾以實例很明顯地說明着勞動日之過度延長所引起的種種結果。〕（參照第一卷第八章）

勞動日之過度延長引起勞動階級之肉體的衰頹，早衰，夭折，例如陶器工人之喘息和肺結核等特殊疾病，幼童——這還沒有發育完全的脆弱的肉體，無論如何，不能忍耐這非常長的勞動日的磨折——的殺戮，令人嘔吐的食物，資本主義榨取下之非人的生活條件等。勞動階級這種衰頹的最明顯的標誌是傳染病的感染和士兵身長的減短。

這一切事象，我們已經說過，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曙光期的事。不過，就是現在，我們也還看見，資本家有用增加絕對剩餘價值的方法，即用過度延長勞動日的方法，以提高榨取率的傾向。

其最明顯的實例便是近代中國的勞動者狀態。

『在中國，勞動日是『從太陽至太陽』，即從日出到日落。在一齊開始工作，一齊停工的這種企業裡，雖然因產業部分之不同，與企業之善惡，而稍異；然而，平均

都是以十四小時爲勞動日。鑛夫每天十至十二小時，鐵路工人十小時，有些落後的織布工場，甚至以十八小時爲一勞動日者也不少。……

這裡，要特別說一說的是：在其餘各種生產形態裡，進食的時間真的祇有趕着吃飯監督者催着勞動者不讓他們慢慢的進食。因此，進食時間只有十五至二十分鐘，一吃過飯馬上便被趕到機械面前了。在外國人的企業裡，最少，在英國人的企業裡，據領事館的報告，午飯的時間規定爲一小時。以後，便連氣都喘不過來地被慘酷着。這種囚徒勞動，無間風雨的繼續着，中國的勞動者沒有休息日。勞動週是七日構成的。」（阿扎洛夫現代中國的階級和黨一九二六年版）

在中國最悲慘是苦力。

『自已的小孩還不滿八歲便要叫他去做點什麼事，中國勞動者的妻子，至臨盆那天止，都還要『從太陽起來到太陽下山』止從事勞動，不管勞動條件和勞動種類如何，這難道是稀有的事嗎？』

其他一切企業家，無論是中國的企業家，或文明的「白種」紳士，都廣汎地利用着

這種狀態。上海是中國最工業化的，文化中心地，是「最歐化的都市」，而童工和女工也比其他各處更成爲勞動之大衆的形態。

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工部局組織了歐美日本各團體的代表所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調查上海外國企業中的童工，據該委員會的調查，這些企業中的童工，未滿十二歲者達二萬二千五百人。……

童工的動勞日，連午飯的一小時算在內，不下十二小時。他們常常要繼續做十一小時的工作。他們在充滿塵埃惡濁的空氣中工作。」（上引書）

馬克思說，「資本爲無限的盲目衝動，爲無厭的對於剩餘勞動的貪婪所驅，不要說勞動日之道德的最高限度，連純肉體的最高限度也超越過，奪取了保持勞動者身體的成長，發達和健康所必要的時間。奪去了勞動者呼吸新鮮空氣，曬太陽所必要的時間，減短了勞動者進食的時間。而資本盡可能的把這些減短了的時間合併到生產過程本身去。因此，勞動者變成單純的生產手段，好像加煤到蒸汽爐裡，加油或脂肪到機械上去一樣給食物與勞動者。生產力的蒐集，恢復和更新上所必要的睡眠，

是復活消耗了精力的身體組織所絕對必要的，而這種睡眠時間已被縮小了。……

這樣，本質上是生產剩餘價值吸取剩餘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因為延長勞動日，把人類勞動力之精神上肉體上之正常發展和活動上所必要的條件都奪去了，使勞動力萎縮；同時，更製造出勞動力本身之早期的消耗和死滅。」（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

怪不得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曙光期，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發生了因為勞動日的激烈的鬥爭！

在資本主義曙光期，法律常常延長勞動日，想強制勞動者多做工。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達至「自由」勞動者爲了得到一般生活資料底價值，自發地承認（換言之、即被社會地強制）販賣其活動的全生涯，販賣其勞動能力本身，求一碎飯販賣其嫡子權，要費幾世紀的時間。』

然則，資本主義曙光期裡，爲什麼要用特別的法律強制勞動者承諾長勞動日和低工錢呢？

這是因爲下面的原因；第一，因爲剛從生產手段分開的手工業者和剛從土地被強制「解放」，爲封建家臣解雇追放的農奴們不容易習慣資本主義的勞動規律，即不容易習慣將自己的時間，完全替資本案勞動。

第二，因爲新發生的勞動階級當時還和土地緊密地結合着，而且，在資本主義初期，生產過程，形式上雖然隸屬於資本，然而技術依然在很低的水準上，一切積蓄，一切擴張生產雖然使勞動的需要激增，然而，供給並沒有適應着需要那樣增大。因此，強制新變成的勞動者熟習警察資本主義的勞動規律，強制延長勞動日，減低工銀，在資本看來是必要的。

因此，勞動日最初之標準化，是根據資本的利益命令的。這個時期是從十四世紀中業至十七世紀中葉。

自大工業發生以來，即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形勢乃根本變更了。資本已經得到用純經濟的方法榨取勞動者底剩餘價值的可能性。

「（大工業出現以來）雪崩似的發生了強力而無限制的襲擊。粉碎了習慣，性質，年齡，性別和晝夜等一切限制。……而資本乃至大張其筵宴。雖然於生產上的

喧囂的勞動階級再清醒起來時，他們便開始抗爭。這，先開始於產生大工業的故鄉英國。」（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

在要藉法律之助以延長勞動日的時代，資本，很明顯的是贊成勞動日之法律的規定的；而現在，資本已贊成勞動者賣身給資本家，不用什麼限制資本家便可以榨取勞動者的完全「自由」了。

勞動者所爭得的最初的勝利，差不多是無足稱道的，而因為資本家之不斷的不履行條約，這勝利變成了祇是一紙空文。資本，好像發狂似的抵抗勞動日的一切限制，而當時，國家權力機關已在援助牠。

英國勞動者最初爭得的是童工八小時制的法律限制。其次是一八四四年女工的法律規定，勞動日規定為十二小時，禁止夜間勞動等。

因為女工和童工和成年男工緊密地結合着，所以，在許多生產部門上，成年男工的勞動也開始規定為十二小時。

馬克思說，「因此，在一八四四——一八四七年的時期，十二時勞動日，將其一般

的平等的作用普及於根據工場立法的一切產業部門。」

一八四八年，童工和女工的勞動方規定爲十小時。

這種規定，不用說，都是經過激烈的鬥爭和給資本家以致命的威脅以後才頒布的。布爾喬亞政權，爲勞動階級所威脅，採取這些法律以後，資本家在他們的企業上，或是用減低工銀，或是用交替制，或是用法律解釋上的一切詭計，或是直截地不管；以破壞蹂躪這些規定。而且，他們具備着一切可能性。因爲政府的官吏，法官律師等都是他們的忠狗，準備着誠心誠意爲他們效勞。

不獨這樣，如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的，勞動日之縮短還伴隨着勞動強度之可怕的增進。資本家用盡一切方法，一切完全的體系，想在比從前短少的勞動時間內，榨取更多的勞動。

爲了立法上規定勞動日的鬥爭，從英國漸次擴張至其他各國。各處的這種鬥爭都是進行於勞動階級之意識的團結和資本家方面之意識的團結中。

一八七七年，在巴爾汀摩（Baltimore）舉行的全國勞動者大會，曾宣言爲「承認美國全

士之八小時標準勞動日制』而鬥爭。其後，國際勞動者同盟總會更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爲世界普羅勒達里亞底任務，爲『解放勞動階級之預備條件。』此後，爲獲得八小時勞動日的鬥爭日益強大，擴張至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鬥爭結果，在歐美大部分的國家，獲得了八小時勞動制。

戰後，資本家因爲要延長勞動日，減低工錢，加強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和榨取，把戰爭的損害轉嫁給勞動階級去，八小時勞動制又化爲烏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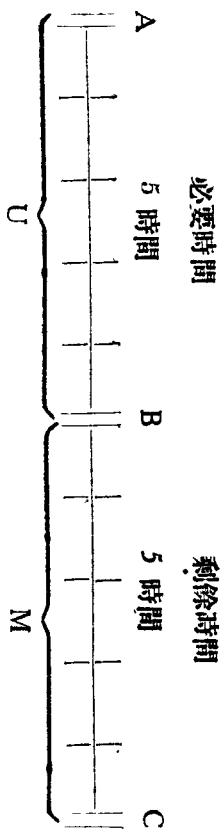
只有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一步一步的，不掘不撓的，踏着縮短勞動日的大道前進。現在，在大部分的企業上，已經實施着七小時勞動制。隨着社會主義建設領域的擴大，隨着勞動生產性之增進，勞動日將日益縮小。

第五十一節 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我們已經知道，勞動日的延長，同時要遇到一定的界限，即物理的道德的界限，和勞動者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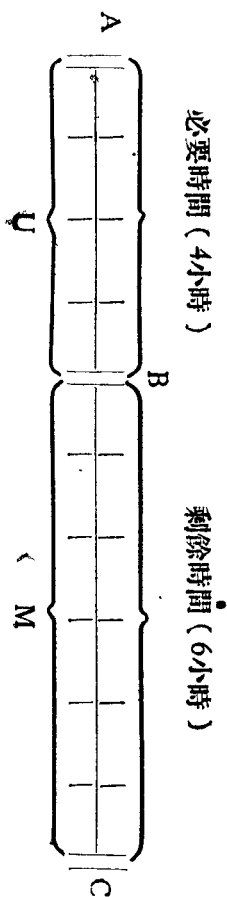
這一切，使資本家不得不找尋可以增大榨取勞動者剩餘價值量的其他方案。然則，除延

長勞動日，增大勞動強度以外，其他的方策也可能嗎？再把上面的圖式拿出來吧：



剩餘價值率是 V/M 或 $5/5$ ，即百分之百。

要增大這剩餘價值率，把剩餘時間向C方面延長固然可以，而把必要時間（AB）縮短也可以。譬如資本家把AB縮短至四小時，那末：



很明顯的， ΔC （勞動的）依然沒有改變，而剩餘時間增至六小時。因為縮短了必要時間，剩餘價值乃增大了，因此，剩餘價值率也增加了。即榨取率，在這裡增至 $6 \frac{1}{4}$ ，即增至百分之一百五十。資本家使剩餘價值增大的方策，大概便是這樣。

『由必要勞動時間之縮短和因之而生的勞動的兩部分間之量的比率之變化而得到的剩餘價值，我稱之為相對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一卷第十章）。

那末，資本家怎樣可以增大相對剩餘價值，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呢？

要記住的是：暫時，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從把勞動力完全按照價值支付這一前提出發的。因此，由在價值以下支付勞動力而縮短必要時間的可能性，我們暫時把牠完全置之度外。在這種條件之下，必要勞動時間之縮短，只有減低勞動力底價值本身才可能，而這是由減低勞動者底生活資料——食物，衣服，鞋襪等等底價值構成的。可是，消費資料底價值，只有在生產牠們時支出比以前更少勞動量的時候，才能減低，而這，只有在勞動生產性之增進這一條件之下才可能。

勞動生產性的增進，和勞動強度之增大不同，並不是由增大勞動者底勞動支出去達到，

而是由勞動條件之變化去達到，即由新機械之採用，機械配置之改善，多餘的不合目的底運動之排除，光線通風之改良等等去達到。因為這一切進步和改良，勞動者可以支出少量的勞動而生產更多的商品。

不過，能够增大相對剩餘價值的，主要的是在生產勞動者底消費資料的部門，或生產這些部門底生產手段的部門上，勞動生產性已經增進了的時候。

這時，很明顯的，生產資料底價值乃低落，因之，勞動力底價值也低落，由此，而剩餘價值乃增大。

不過，相對剩餘價值之這種增大，只有在勞動條件底變化（新機械的採用等）不是個別的现象，而是普及於一般，反映於該產業部門的社會必要勞動上的時候，才可能。這是不待說的。

但是，相對剩餘價值並不是只有在技術的改良（一般地勞動條件的變化）普及於全般的時候才可能。在改良還沒有普及於全般，第一企業的勞動之個別生產性在那一產業部門（註）內占支配地位，超過生產之社會必要水準以上的時候，勞動生產性之增進更爲有利。因爲

個別企業之勞動生產性增進了，那一企業底生產物之個別價值便比社會的價值低。而在市場上，資本家並不是按照其個別價值賣，而是按照其社會的價值賣的。（這在上面個別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的問題上，已經說過了。）商品底社會的價值和個別的價值之差額便為這企業所有者資本家形成所謂超過剩餘價值。

【註】在這裡，這生產部門是生產勞動者之生活資料的，抑生產生產手段的，已不是重要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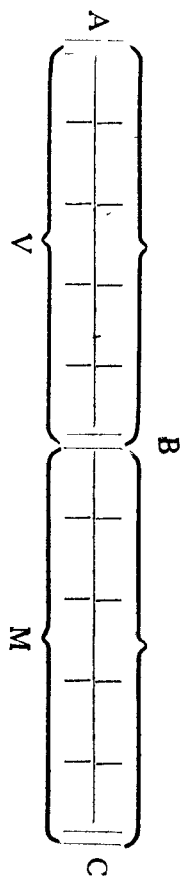
不過，這裡會發生出疑問來，現實上，能够把這種情形加進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去嗎？更深進一層考察起來，我們知道，在這裡，剩餘價值生產的增大，也是從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和隨之而增大剩餘勞動時間而發生的。現在，拿一個企業來做例，假定這個企業裏的勞動日，像下面那樣分為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

必要時間

5 時間

剩餘時間

5 時間



更假定，這一企業底勞動生產性和平均的社會生產條件相適應。又假定生產某種商品單位，例如一公尺麻布所需要的平均社會必要時間是三十分鐘。在這種條件之下，十勞動時間應該可以生產二十公尺麻布。現在假定一小時勞動的貨幣表現是一元，那末，一公尺麻布是五角，二十公尺麻布是十圓。這十元中，五元用以支付勞動力底價值，五元給資本家形成剩餘價值。(註)

【註】後面也是這樣，在這裡，為求簡單，所以我們把由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而移轉至生產物中的勞動手段，原料，幫助材料等等的價值暫時置之度外。

現在，假定這個企業的勞動生產性，因為某種技術的改良，提高到二倍，因之，勞動者在十勞動時間內，支出和以前同量的勞動，造出二倍的麻布，即不是造出二十公尺，而是造

出四十公尺麻布。因此，在這一企業裡所生產的一公尺麻布，不是費三十分鐘的勞動而只是費十五分鐘的勞動時間，因此，牠的價格也要從五角降至二角五分。可是，勞動生產性的增進，只限於一個企業時，社會的必要時間依然沒有變更。我們知道。在市場裡，商品不是按照個別的必要時間，而是按照社會的必要時間出賣。因之，私有這個企業的資本家，並不是把他的麻布按照每公尺二角五分賣——自其個別價值說來，雖然是二角五分——而是按照每公尺五角賣，四十公尺麻布，要賣二十元，因此，十勞動時間內勞動生產的結果，在沒有改良技術以前，資本家祇得十元，而現在，可得二十元。而他給勞動者的！恐怕還是和從前一樣，只給五元。因為勞動力底價值依然沒有變更。可是，這即是說，現在，勞動者要生產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已經不用勞動日的一半，而祇用四分之一勞動日，即20元：5元=4，即祇要十勞動時間中之二小時半。茲圖示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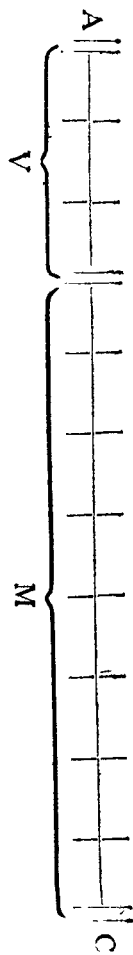
必要時間

剩餘時間

2.5, 時間

B

7.5, 時間



榨取率是 $\frac{7.5}{2.5}$ 即百分之三百。這樣，剩餘價值，可以在勞動日不變，勞動強度不變的場合，由變更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之比率而增大。這個事實，便說明着我們這相對剩餘價值的問題。

很明顯的，資本家之所以能够獲得這種莫大的超過剩餘價值量者，正是因為這種勞動生產性還沒有普及於大部分的工場。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發展底三階段和相對剩餘價值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榨取的增大

第五十二節 單純協業

我們已經知道剩餘價值的二種形態，即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我們又知道，相對剩餘價值是因為勞動生產性之增進，由於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得到的。研究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即是研究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性之發展。

伊里奇說，『在分析剩餘價值之生產時，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增進勞動生產性之三個基本的歷史階段。即，一，單純協業；二，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三，機械和大工業。』（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三二〇——三二七頁）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基於單純商品經濟——這必然會在大量的規模上產生資本主義——以後的發展，而發生於封建制度之崩潰基礎上。如上面說過的，最初。資本並未變更生產技

術而掌握生產過程。這時，資本主義企業和小商品企業手工業企業不同的祇是『同時隸屬於同一資本下的勞動者數較多。』即是，在這裡，生產技術雖還沒有變更，然而，多數勞動者結合着同時在一個資本的指揮下勞動這點，已經『在勞動過程之物材的諸條件上，喚起了革新。』這種革新，由同時從業之許多勞動力之結合與協業這一事實所喚起。即勞動者之最簡單最基礎的結合亦形成新的生產力。現在，讓我們把最簡單最基礎的協業形態及其在增進勞動生產性上所給與的優越性這一問題考察一下吧。

馬克思把單純協業這個名辭解釋為『在同一生產過程，或雖不是在同一生產過程，而是在相互關聯的各生產過程上，互相協力有計劃地進行的許多勞動者的勞動形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上面已經說過，光是許多勞動者結合在一塊有計畫地工作這點，便已經形成新的社會生產力；光是集合手工業的原始生產手段這點便已得到莫大的優越，『在勞動過程之物材的諸條件上引起革新。』

馬克思說，『一中隊騎兵的攻擊力或一聯隊步兵的抵抗力，本質上，和各個騎兵和

步兵個別地展開的攻擊力與抵抗力之總和不同；同樣，各個勞動者個別地發揮的機械力的總和，和有許多勞動者在同一不可分割的作業上同時共同勞動所展開的社會的力不同。例如舉一重物，旋一重機，或除去途中之大障礙物等……要之，問題是：協業不獨是增進個別的生產力，而且，在其本身上，形成一種新集合力（*Enkräft*）的生產力。（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

那末，在單純協業的條件上，怎樣增進勞動生產力呢？這可以有種種方法。

第一，同時有計畫地共同工作的許多勞動力一結合起來，結果，勞動的機械力乃增大，各人單獨地完全不能進行的工作變成可以工作，可以實現。

此外，更有所謂生產之緊急的動力。如處理穀物和棉花等等的工作便是。要許多人在短時間內共同把那工作幹完，不然，不是生產完全失敗，便最少也要減低工作的成績。

又進行大批工作時，因為各個勞動者間的競爭而引起的勞動能力之昂奮也有很大的意義。

如果許多人在各種生產階段同時工作，那末，因為許多勞動者之單純協業，生產也許要

敏速得多。例如建築磚房，如果各個泥水匠各做一定的工作，全個集團同時包括勞動過程之全階段而分任工作，那末，生產速度也許要增大得多。

此外，因為協業而得節約生產手段，也有重要意義。

「二十個職工操縱二十架織機的作業室比一位機械業者用二位職工作業的作業室更大，雖是事實；然而，在二十職工作業的作業室中所需要的勞動，比十個二位職工作業的作業室所需要的勞動更少。」（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

此外，單純協業還有許多優越性。

伊里奇說，「在手工的原始技術之下，各勞動者間的差異（如力量，機巧，技術等）常常很大。光是因為這樣，小工業家的地位，便變成極不安定，他對於市場變動之依存採取極困難的形態。在許多勞動者一塊工作的場合，他們個人的差異，在作業場中，已被調和（平均化——譯者），「同時工作的許多勞動者的總勞動日，其本身便已經是社會的平均勞動日。」（馬克思）因此，資本主義工廠的生產物之生產與販賣，獲得和其他不能比較的整齊和安定。」（伊里奇全集第三卷三〇五——）

第五十三節 資本主義單純協業之特殊方式

在其他生產方式裡亦有單純協業。在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時代的農業共同體裡也採用單純協業。

可是，資本主義的單純協業，在生產關係的體系上和前資本主義的協業形態根本不同。資本主義的協業，以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與資本家的工銀勞動者爲其基礎的前提條件。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機構裡，雖然亦有單純協業，然而以單純協業爲基礎而達到的勞動之社會化乃是資本主義之發展，資本主義企業家典型之發生的出發點與必要的前提條件。

要使資本家自身能够在人格上從肉體勞動解放，而他自已專注意於管理生產，必要某種最少限度的資本量和適應着這資本量的被榨取勞動力量。這種專門管理生產之必要是從許多勞動者共同參加勞動過程而且集積了生產手段這種關係發生的，是從這種勞動過程本身和單純商品經濟——在此，生產具有私的個別的性質——不同，而是社會的東西這點發生的。同時，如我們後面要說的，推進商品生產的矛盾底性質也變更。即，單純商品經濟是由其內在

的勞動之社會的性質與其私的形態之矛盾而發展，而資本主義是從其最單純的單純協業形態，由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占有間的矛盾而發展。其後的發展，一方面，表示勞動之社會化的成長；他方面，表示所有的集積。靠着這種變化，資本家先擺脫指揮生產的事情，把這些事情委託給專門的雇員，後來，如我們所知的，在股份公司的企業形態上，資本家完全切斷了和生產過程的關係，變成純然吃金利的寄生蟲了。

不過，資本家就是在作企業指揮者時，也不能把他和代行那種職務的雇員混同。

許多布爾喬亞學者們都想用這點（資本家指揮企業這點——譯註）來辯護資本之榨取勞動者，想把剩餘價值視為資本家管理生產這種高級勞動的報酬。

可是，現實上，就是自行管理企業的資本家，根本上也和代行這種職務的雇員不同。

馬克思說，『資本家並不是因為是產業上的指導者所以是資本家；而是因為是資本家，所以是產業上的命令者。』（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

他方面，資本家所得到的剩餘價值，決不是和雇員的最高工銀額一樣。資本家所得到的剩餘價值，並不是適應着他管理生產的個人勞動，而是適應着他所使用的資本之多寡。

資本家之管理生產同時又是榨取勞動者的機能。資本主義生產之根本方式是勞資間不能排除的抗爭。

同時，他所使用的勞動者的數目，因為是依存於在勞動過程中結合勞動者的資本之大小，所以，由單純協業所形成的新的社會生產力，縱令在現實上是勞動之協業形態的結果，資本家不需要什麼代價而可以獲得莫大利益的，然而，表面上看來還好像是資本的生產力。勞動之協業，在我們蘇聯經濟裡，有很大的意義。特別是，我們在加強發展這種協業的集團農場運動上可以看到。

史達林說，「在不久以前的報上所載的論文偉大的轉換之一年裡，我曾把大國農場拿出來說，指出農業上大經營對小經營的優越性。這一切議論，不待說，對大經營的集團農場也完全適用。我所說的，不光是對已有機械和電耕機的已發展的集團農場而言，連建設集體農場的工場手工業時代，依據農民生產手段的原始集團農場也是這樣。

我把原始集團農場放在念頭上。這原始集團農場是形成於現在已日益集團農場化的

各地區，依靠農民生產手段之單純的集合的。例如以前頓河流域波普爾地區的集團農場。這些集團農場，自技術方面看來，和小農經濟，幾乎沒有不同的地方，（機械也少，電耕機也少），然而，這等集團農場內部農具器具之單純的集合，已經發生

我們的實踐家夢想不到的效果。」（史達林伊里奇主義問題）

現在，我們完全明白，在集團農場上，我們的協業，雖然是單純協業之前資本主義的形態，然而和資本主義協業形態，根本不同。

我們的協業，是在國家政權，基本生產手段，和分配機關都掌握在普羅勒達里亞手中的國度裡發展着的協業。我們的協業，和資本主義的協業不同，沒有工錢勞動，也沒有榨取。

我們的集團農場裡的極重要的基本生產手段都是集團所有。這一切，說明着牠的社會主義性質。

我們知道，技術上沒有變化，而祇是在生產關係之資本主義形態中勞動和生產手段之結合這一事實，在資本主義企業裡，便已經有對手工業或小企業之莫大的優越性，產生出新的社會生產力；那末，在我們原始的集團農場的結合上勞動之社會主義的協業形態，當然有更

大的發展。

集團農場內之單純協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勞動之社會主義的協業化，形成社會的生產力，在質上形成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而且發生量上之莫大的效果。托洛斯基主義否定這種優越性。托洛斯基主義者說，正和不能從漁船的總和造出汽船來一樣，無論集合多少農民的鋤頭也不能造出大生產。這一切，不外是誹謗社會主義建設，誹謗我們集團農場化事業上所得到的成功的企圖。

右翼機會主義者也是看不見集團農場的優越性。他們主張先製造農業機械然後創設集團農場。在此，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第一，他們對於集團農場運動的不信任，完全和托洛斯基主義（不能由鋤頭建設大生產）相吻合；第二，他們不理解，因為個人的小農經濟不能利用現代農業機械的偉力，所以小農經濟不能自由運用機械，只有組織的集團農場才能自由運用機械。

資本主義的單純協業，同時，又是相對剩餘價值之原始的形態。資本家實施協業時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是縮短必要時間以增大剩餘時間，我們社會主義的協業是以保障社會主義的

建設，勞動者的物質狀態與文化水準之不斷的提高為任務。

第五十四節 工場手工業

『資本主義的單純協業發展至工場手工業。可是，大家曉得，這工場手工業是基於分工的協業。』（伊里奇）

工場手工業，在歷史上，曾經過兩種路線發生。第一條路線是：資本家把各種專門勞動者，把各種職業的勞動者——這個勞動者祇生產生產物的一部分——結合於一個大工作場，結合於一個大屋子中。勞動之這種結合的結果，表現為全體完成了的生產物。為說明工場手工業之這種發生過程，馬克思曾舉出製造四輪馬車的例。（參照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製造一輛四輪馬車，需要車匠，馬具師，裁縫師，鎖鑰工等等。資本家可以把這一切專門家統合起來，在一個工作場裡完成一輛四輪車。在這以前，這一切手工業，祇是在各人自己家裡製造四輪馬車的各個部分。要之，在社會分工的一定階段上所發生的這種工場手工業形態，因為更發展這個分工，而把牠推移至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去。

第二條路線是，資本家把從前的手工業者——這些手工業者並不是生產生產物之一部分

，而是生產完成的製品的——統合在他的工作場去。這種形態，本質上，正是單純的協業形態。統合起來的勞動之分配，已經必然地要使之推移至發揮極大優越性的勞動者間的分工去。結果，分工過程變成有系統的，而且急速發展。

工場手工業是從手工業和小商品生產到機械的大工業去的過渡形態。

牠和手工業不同的是以工銀勞動之權取，和普遍採用之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大生產。牠和資本主義的大機械工業不同的是用手的技術這點。

工場手工業的分業，異常提高勞動生產性，因之，使縮短必要時間，延長剩餘時間的新方式發展。

這，由使勞動者畢生致力於某部分的生產而完成。在這點上，勞動者堆積他獨自的經驗。在工場手工業上，因為是實施勞動者畢生致力於某種細密工作之細密分工的，所以，完成的總體生產物，是這各部分作業的成果，工場手工業之全「生產機構」是以部分勞動者為其各器官的一種機構。

這些部分勞動者要完成一種成果，例如，要製造一輛馬車，非在嚴密規定的比率上分配

不可。

把一個勞動過程分割爲細密的部分作業去的工場手工業，由之而把勞動者所用的各種工具簡單化，把牠們增加和改良；而這又異常提高勞動之生產性，使相對剩餘價值增加。

工場手工業，由於把勞動者的一生束縛在某一部分的作業去，使他變成不完全的畸形者。

『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把精密工和「家內工業者」也包含在內的勞動者變成畸形者。現出名人和畸形者。前者現爲研究者都要驚奇的寶貝；後者現爲——手藝非常發達，「和貓脊一樣」胸膈很狹的大量的「家內工業者」。』（伊里奇全集 第三卷三五頁）

伊里奇說，『工場手工業不獨創出專門的地方，而且創出這些地方內部的專門化（勞動之商品的分割）。』

在這點上，工場手工業具有和手工業與大機械工業不同的特徵。

『地域的分業……是工場手工業之特徵的樣相。即小規模的職業沒有作出這種廣大的生

產地區。工場打破了那些小規模職業的封鎖性；使建築物和勞動者大眾容易移至其他地方。」

工場手工業又造出農業與工業分離之特殊的，獨自的，只有牠才固有的形態。

伊里奇說，『在這裡，農業和工業之分離，無論在工場手工業的技術上，在其經濟上，在其生活的（或文化的）特性上都有很深的根據。技術把勞動者束縛在一種專門工作上。因此，一方面，使他變成不適用於農業的人（體力衰弱等等），他方面要求他進行無間斷的連續的工作。』（伊里奇全集第三卷三五——三五二頁）

這樣，工場手工業乃加強農業和工業的分離過程。

工場手工業本身雖然沒有根本變革生產的技術基礎，然而，日益使勞動者的工作細分，使都市和農村分離，使精神勞動和筋肉勞動分離，因之，使勞動之社會化日益成長。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生產更露出其社會的性質，因之，更頻繁地和資本主義之占有範圍衝突。這一方面使較進步的生產形態工場手工業，日益離開單純商品經濟；他方面，使牠不可避免地轉化到更高度的生產組織形態大工業去。

大家知道，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對立是由分工發生的。工場手工業使這兩者的對立異常深化與成長。

在自己的很小的工作場裡用原始的工具工作的手工業者包辦某一生產物的全生產過程。雖說是在很狹的範圍內，然而，他總是在各方面啓發自己。因之，需要多少各領域的知識。他是生產的指揮者，同時又是生產的執行者。即是，他沒有把勞動之智的方面和筋肉的方面分開。在單純協業裡，管理生產的機能已經是在資本家和領高薪的資本家的助手手裡，勞動者方面只剩下筋肉勞動。這種傾向，在工場手工業裡，異常加強了。

馬克思說，「正和野蠻人要把一切兵術當作他的一個計畧而行使一樣，各自獨立的農民手工業者小規模地展開的知識，判斷，意志，在工場手工業裡，除對作業場全體以外，已無必要。生產之靈性的動力正因為消失了許多方面，所以能擴大於一個方面。部分勞動者們所失去的東西成爲和他們對立的力，集中於資本之中，在他們看來，物質的生產過程之靈性的動力之所以成爲他人的所有物，成爲支配他們的權
△△△
力而對立者乃是工場手工業的分工的結果。」（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精神勞動和肌肉勞動的矛盾異常加深。

『如我們所曉得的，精神勞動和肌肉勞動的矛盾，從資本家對各個勞動者表現為社會的勞動體之統一與意志的單純協業開始展開。這，在從勞動者奪去其作生產之意識的動力底科學，使之變成服侍資本的大工業上完成了。』（上引書）

機械的生產，一方面，再生產精神勞動和肌肉勞動間的矛盾，日益加深這矛盾；同時，他方面，產生不斷地代替勞動的傾向。

這種傾向，主要的由生產技術上之不斷的變革所產生，即由恐慌所產生。

周期地動搖資本主義的恐慌，把勞動者大量趕出街頭。因為這樣，勞動者不斷的掉換工作，不斷的找職業，不斷的從這一企業到另一企業，從這一生產部門到另一生產部門。

馬克思說，『大工業，因其大激變，使活勞動的代替，從而使勞動者之可及的多方面性變成死活的問題』（資本論第一卷）

因為這代替勞動的傾向，在資本主義條件裡，已發生工場勞動和初步訓練結合的各種要素。

然而，這些要素完全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體系相矛盾。

馬克思說，『要之，大工業，在其性質上，一方面，生出代替勞動，機能流動，勞動者的一切方面之可動性；同時，他方面，在資本主義形態上再生產其舊來之分工與已硬化之各種特殊部門。』『生產之資本主義形態和適應此形態之經濟上的勞動情形，毫無疑義的，完全和此種變革之酵母與廢止舊分工之目標完全矛盾。不過，一種歷史的生產形態中所含的矛盾之發展是達到其生產形態之分解與新形成的唯一歷史道程。』（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要之，精神勞動與肌肉勞動之矛盾，在資本主義界限內，不獨沒有廢除，而且日益加深與增大。

政權移到勞動階級手裡的時候，才能够形成使生產力之發展急速前進，廢除最高階段上的精神勞動與肌肉勞動之對立所必要的前提條件。

這種過程，在現在的蘇聯，正在進行中。其具體的表現是：在蘇聯，科學和學業日益和生產相結合，大眾日益參加管理生產，習得科學和技術，創設工場_{||}高等工業學校等。

不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段裡，我們還不必把完全廢除精神勞動和筋肉勞動之對立做我們當前的急務。（以下日譯本被刪去二行。——譯註）

第五十五節 社會的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分工 各個企業內的生產組織和全社會內的 生產組織之矛盾

社會的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那末，社會分工的本質是什麼？照伊里奇說來，是下面這點：

『加工工業和採取工業不同。這各種工業更分爲更小的部門與分門。後者以各種商品的形態生產特殊生產物，將這生產物和其他一切生產物相交換。

商品經濟之發展，使各個獨立的產業部門的數目增加。這種發展傾向不獨使各個生產物的生產轉化到特殊的產業部門去，連生產物部分品的生產也轉化到特殊的產業部門去；不獨使生產物的生產，連生產物的精製和消費上的各種工作都轉化到特殊的產業部門去。』（伊里奇俄國資本主義史第三卷一三頁四一頁）

我們已經曉得，資本主義技術之發展始點——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在置其基礎于企業內部之極複雜的分工這點上，和一切過去的生產型式不同。

在工場手工業中所生的企業內部的分工，其後日益成長與發展。

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現為各個作業場與工作場具有極複雜的分工體系的複雜組織，現為企業內各個勞動者，職員，技術家具有極複雜的分工體系的複雜組織。

馬克思像下面那樣的規定社會內部的分工和企業內部的分工之差異。

『使飼畜業者，皮革業者和製鞋業者各人的獨立勞動關聯起來的是什麼？那是他們各人的生產物都是商品這一事實。』

工場手工業的分工的特徵是部分勞動者不能生產獨立的商品這一事實。因為各部分勞動者的生產物要綜合起來變成一體的時候，才轉化為商品。社會內部的分工，為不同的勞動部門的生產物之買賣所限制；工場手工業內部的部分勞動相互間的關聯，由各種勞動力販賣給把各種勞動力當作結合勞動力而使用的資本家這一事實所媒介。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以生產手段集積於一個資本家手中這一事實為前提；社會

的分業以生產手段分散於許多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間這一事實爲前提。工場手工業由對數（均衡）的鐵則使一定數目的勞動者做一定的工作；在商品生產者和其生產手段分配於各種社會勞動部門的場合，則偶然和任意有種種作用……

工場內部的分工是一開始便有計畫地遵守着的有規律的分工；社會內部的分工，是要通過市場價格之晴雨計的變動才能够知道，事後才發生作用，統制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律的內在盲目的必然性。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是以資本案對其總機構之組織部分的勞動者，有無條件的權力爲前提；社會的分工反爲使各個獨立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這些商品生產者除競爭的權力以外，除他們相互間的利害壓迫所生的強制以外，不知道其他任何權力。」（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徵是：『社會分業之無政府狀態和工場手工業分工之專制』。

本質上不同而直接相對立的這兩者，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互相補充互相限制而一塊地存在着。

企業內工場手工業分工之專制隨着資本主義之越成長，全社會上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也越成長。

關於這，恩格斯說，

『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狀態現出外面，而且變成越大規模。資本主義加強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狀態的最重要手段表現為對無政府狀態之直接的對立。這個手段乃是各產業企業內生產之社會的組織之強化。』

至最近止，曾廣行着這種理論，即認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是永久的，非歷史的，一切社會機構都共有的範疇。這種理論，布哈林和少數派魯賓都贊成。這，完全是從社會法西斯蒂的理論發生的。因為，根據這個理論，人們在生產過程上的各種關係變成純技術的超歷史的；資本主義諸關係變成只發生於市場上，只發生於各企業互相進行外部接觸的場合。因此，魯賓像下面那樣的主張：經濟學是專研究社會的分工的，即照他那社會法西斯蒂的理論看來，經濟學是專研究市場上發生的諸企業的關係的；企業內部的分工，即所謂技術的分工，不能不是其他科學的對象。由這種理論出發，他下着另外一個結論說，「技術的」分工，就是在

自由生產社會裡，也將存在。這種理論，根本曲解馬克思伊里奇的理論。

馬克思說「社會全體的分工，無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為媒介，在各種社會經濟機構裏，都是相同的；然而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却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殊產物。」（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

和魯賓的解釋相反，馬克思認工場手工業內的分工祇是商品資本主義經濟裡特有的東西。在此，要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是祇資本主義固有的歷史範疇。在自由社會裏的社會分工，無論在形態上或在內容上都和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分工根本不同。

工場手工業時期是相對剩餘價值更發展的階段，是更醇化的榨取之更可怕的強化。在總括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之研究時，馬克思曾像下面那樣與以一般的評價。

「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不是爲了勞動者，而是爲了資本金家發展勞動之社會生產力；由子使各個勞動者變成畸形者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這是對勞動造出資本之新的支配條件的，因此，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一方面現爲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上歷史的進步，所必要的發展契機；他方面又現爲一種文明的已醇化的榨取手段。」（資本論第一

卷第十二章)

工場手工業根據由分工所得到的生產方式上的變革，把生產力的發展更推進前面。可是，基於手工勞動的工場手工業不能換變生產之技術的基礎。因此，在其後來的發展上，碰到手工技術和手工勞動形態上的種種障阻。

馬克思說：『工場手工業本身的狹隘的技術基礎達至一定的發展階段時，變成和工場手工業本身所造出的生產上的欲求相矛盾。』（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

第五十六節 機械和大工業

同時，工場手工業準備了變革生產之技術基礎的一切必要條件。因為，由於把勞動過程分割為一聯的部分的作業，使勞動工具單純化，多樣化，易於改良，使之適應各部分的作業。因之，馬克思說：

『造出由各種單純器具之結合而生的機械之物質的前提條件』（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我們知道，工場手工業怎樣準備了機械之出現，即準備了縮短必要時間增大剩餘價值的
新手段之出現。

機械之發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上劃一新紀元。

『在工場手工業裏，勞動力是生產方式之變革的出發點』，『在大工業裡，勞動手段是生產方式之變革的出發點。』（馬克思）

一切機械都由動力機，配力機和作業機三部分構成。

動力機供給動力與全體機械。配力機以中間的器具——調帶（Belt）齒輪等等——調整動力，變化動力，將動力傳達於作業機。通過配力機接受必要的動力的作業機，用各種工具進行從前手工勞動者用同樣的工具或器具操作的一切工作。

『例如鑿孔機的作業機是巨大的錐。這是用蒸汽機關運轉的。如果沒有牠（鑿孔機——拉比托斯）恐怕不能生產這種大蒸汽機關和壓機的汽筒。機械旋盤是以前腳踏旋盤的再生；機械鉋是用木匠鉋木時所用的同樣的工具以鉋鐵的鉋製鉋匠。又倫敦造船廠切木的工具是巨大的剃刀；好像用剪刀剪布一樣，剪鐵的剪裁機工具是巨大的剪刀；汽鎚是用鎚頭工作的，可是這鎚頭非常重……用他來粉碎一塊花崗岩，簡直有點像兒戲，不費什麼力；可是，用他來在柔軟的木材上輕輕地釘釘子，也一樣

的便利。」（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機械把生產從人類有機體之精神的肉體的特性與限制解放出來。

「勞動者同時能够使用的勞動工具的數目，爲他的自然生產工具——他本身的身體器官的數目所限制。……同時能够紡二個紗的熟練紡織工，幾乎和雙頭人一樣很少見。

「手工紡織工祇能處理一個紡錘。然而，紡織機械能够處理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紡錘。現在，已經有處理一千三百個紡錘的機械。」（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一位弱女子操縱的巨大的起重機，引揚機，很容易提起和移動巨大的鐵塊和其他材料，工場內數設的軌道和其他機械的改良能够以比最能幹最精確的勞動者更精確更細緻地工作。

機械不獨使人類的筋力變成不必要，而且使手工業者的技術，手藝，精銳的眼力，經過長年月日得來的工作上的熟練變成不必要。許多秤量器獲得了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方式中夢想不到的精確性。

現在，勞動者的任務大部分變爲祇是機械的管理人和監督者。

機械的生產，和工場手工業一樣，也是採取協業形態。和工場手工不同的是，——在工

場手工業，協業是部分勞動者的協業——在機械的生產中，有部分機械的協業。

馬克思把機械的協業分爲二類；即分爲同一種類許多機械的協業和機械的體系。

『在以機械的生產爲基礎的作業場，即工場裡，常常再現單純的協業。這種協業，

第一——關於勞動者方面的事，這裡暫時撇開不談——採取同時共同工作的同種類

的各作業機之空間的集合這種形態。因此，由於在同一建築內設置許多織機而成立

機械工場。』（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可是，嚴密意味上的機械體系，是各種不同而互相補充的一聯的作業機所執行的

各階段過程上互相關聯的一系列，爲勞動對象所通過，才代替各個獨立機械位置的

體系。在此，也還是實行基於工場手工業獨特的分工的協業，然而，這協業已呈現

爲部分工作機械的結果。』（上引書）

機械的發達，更使之變成獨立的自動機械，即使之變成不用勞動者之助，而能做一切工

作，只要求勞動者管理的自動機械。這，已經是自動的機械體系。

機械的生產，最初，發展於工場手工業的基礎之上。最初，機械是工場手工業的勞動者

和巧妙的手工業者在工場手工業的工場裡生產的。

可是，後來，隨着機械的生產方式之日益發展，機械的生產日益變成與工場手工業的技術衝突，結果，乃開始用機械生產機械。

『這樣，大工業乃掌握其特有的生產手段——機械，用機械以生產機械。這樣，大工業才形成完備的技術基礎，才能够自己站起來。』

機械掃蕩一切擺在前面的前資本主義技術，逐步占領資本主義的各生產部門。好像神話似的，以非常的速度日益擴大工場建築和機械的機構。各個工場建築，已經帶來了根據各機械間之（同時表現技術之統一的）細密分工的複雜協業。

『以配力機為媒介，從中心的自動機接受運動的各種作業機械之組織體系，正是機械的生產之最發達的形態，在此，機械的怪物，代各個機械而出現。牠以自己的軀體充滿工場建築的全部；牠的魔力，最初雖為巨大的四肢之莊重緩慢的運動所掩蔽，然而，一旦勃發起來，使無數的作業器官都現出狂熱的旋風運動。』（資本論第

一卷第十三章）

機械的技術以各生產過程之科學的研究調查代替了手工業者當作「家傳秘訣」(Myers)代代相傳的個人經驗。實驗室成爲一切技術的發明和改良的中心。

資本主義的技術發展上最新的傾向是以大量生產爲特徵，即以各種企業大量製造同一物品爲特徵。

和這相關聯着，特別在最近的美國產業上，發生已發展的生產標準化的問題。生產標準化的本質，是在減少所生產的商品的類型。因此，生產不是從滿足消費者個人的趣味這個要求出發，而是以消費大衆爲目標，從盡量製造實用的廉價的一種生產物的類型這種要求出發。減少生產物的類型的數目，將引起生產之規律化，即限制製品各部分的類型的數目，不管種類之異同，例如一個螺旋釘，要使之在各種機械上都可以用。

這一切，使機械，工作台，器具等必需能够適應其專門化上所必要的狹隘的工作。

『作業器具之發展的重要傾向，是其專門化。從適合於多種工作的一般的器具，轉化爲完全適合於某種一定的任務的工具。勞動過程上之極微妙的陰影喚起該器具之適應這勞動過程。』(M魯賓斯坦現代資本主義和勞動組織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勞動

生產過程日益合理化。工作台的裝置，器具和材料的供給，合理的光線等等，這一切，盡可能的使勞動者不浪費一分一秒，顧慮到使勞動者不必因為拿器具拿材料而走動以致浪費時間。

在這點上有特別大作用的是所謂傳送裝置。(Conveyer System) 即從這一作業場至另一作業場裝有傳送帶，把工作材料(例如鐵料)運到勞動者面前去的工場內運搬裝置。做好了物品(例如車軸)再放在傳送帶上，運到其他作工場，更行加工。(例如把車軸裝在車輪上)等等。不絕地轉動着分配材料，精密地停留一定的時間，要求加工於材料的傳送帶，使勞動者的機能變成不需要什麼熟練的極簡單的動作。

這一切，使生產費異常減少，使勞動生產性異常向上。

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上有很大意義的是化學。

馬克思說『化學上的一切進步，不光是增加有用原素的數目，增多已知原素的利用方面，增大資本，擴大資本的投下部門；而且能够使生產過程上和消費過程上之排

泄物循環於再生產過程，使之不用先行投資而造出新資本素材。」（資本論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其後，化學的發達，異常躍進。最近數年間，化學工業較其他一切部門均更急速進展。化學工業領域上的新發明，引起許多工業部門之滅亡與新部門之勃興，以此為中心，在各資本家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這是不待說的。

在資本主義諸條件下，助長化學工業發展之最重要的因素是戰爭。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上，另外展開一個新的篇幅的是電氣技術。電氣化使下面這些事情成為可能：（一）送達動力於極遠的距離；（二）使用極低廉的燃料，即使用泥炭下等煤炭等。（三）因送電之容易，使電力能與動力之存在地點無關，而更合理地配置工業；（四）在燃料豐富之地設發電所，由此可不用輸送燃料而由送電至遠處節省許多靡費；（五）形成更衛生的勞動狀態；（六）因電力易於傳送與細分，故在極大規模之生產企業裡，或在極小規模之生產企業裡與家庭日常用的電熨斗，電爐均能利用之。

可是，電氣技術的意義，還不止於上面這點。牠還異常助長生產的集中，即助長生產集

中於少數巨大企業。

『電力之送達遠地，時間並不很久，是一八九二年以來的事，但已有巨大的發展，有時，可送動力至四百公里的地方。即一個發電所如果發揮其最大能力，可以供給電力於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即可以供給德國或法國全國。』（伊凡諾夫共產主義學院週報一九二六年第十四號）

中央發電所因為比較小發電所能够節省，所以開闢了由幾個中央發電所充分供給電力於任何國家的可能性。這種情勢使空前的生產集中成為可能。

因此，生產以一個巨大的發電所作有力的中心地，在無限的空間蛛網似的佈滿無限的電線網，以作偉大的神經系統，而形成一國或幾國的單一技術組織的前提條件。

使技術的發達向前進展了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因為牠本身具有的固有矛盾，不能利用現代資本主義的技術，特別是不能利用電氣化所給與的一切莫大的優越。例如，在資本主義下的電化事業的發展，因為土地和生產手段之私有而被大大地阻礙着。因為私有的原則所設立的許多障壁，幾乎沒有合理地大規模地建設電氣網的可能性，等等。

械如何精巧，如何可以減輕勞動，資本家也不採用。

馬克思說，「只是爲了使生產物低廉的使用機械，牠的使用界限是存於生產該機械本身所需要的勞動要比使用牠所代替的勞動更小這點上。可是，自資本家的立場說來，這種界限更爲狹小。因爲資本家所支付的，不是他所使用的勞動的代價，而是他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在資本家看來，使用機械的界限是存於機械的價值和由機械所代替的勞動力價值的差額中。」（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

現在，舉個例來說明：假定新發明的機械值一千時間的勞動日，牠能代用的勞動量是一千二百時間，那末，在這裡，可以節省二百時間。可是，這並不是說在資本家看來，機械是有利的；也並不是說資本家便要用那機械。資本家支付給勞動者的，並不是勞動者在一定時間內給資本家的勞動；而只是勞動力的價值，不是嗎？這兩者之間是相差很遠的，勞動者一勞動日間給資本家的勞動量，比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分量大得多。如果勞動力的價值，換句話說，如果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是六百時間，那末，使用機械，在資本家看來再不是有利的。

因爲，機械雖然比其所能代替的勞動量更廉，然而，資本家可以比機械更少支付給勞動者，實際上，值一千時間的機械雖然可以代替一千二百時間的勞動，然而資本家可以用六百時間的代價買勞動者的一千二百時間的勞動。總之，資本家要採用機械，那只有在這部機械比資本家付給勞動者的量更廉的時候。例如這部機械只值五百時間，全部可以節省不是二百時間而是七百時間的時候。因此，一向不知道埋沒了多少可以減輕人類勞動的貴重發明！

馬克思說，『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機。可是，英國並不採用這種碎石機。因爲碎石的「窮光蛋」(Wreck英國經濟學者指農業勞動者之術語)只要等於他們的勞動之極少部分的工錢，採用這種機械時，資本家負擔的生產費反爲要增大。

在英國，拉船這類的勞動，現在都還可以看見，不是用馬去拉，而且由女子拉。因爲生產馬或機械所必要的勞動，在數學上是有一定分量的；反之，過剩人口之一部分的女子維持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是無論怎樣計算都可以的。爲了卑鄙的目的而濫費人力這點，所以沒有那一處比機械之國的英國更無恥者也就是因爲這點。』(資本論

上面的話，是馬克思在世時對英國說的。可是，這種事例，現在更要來得多！

我們知道，中國的苦力勞動因為特別便宜，所以把起重機和其他西式碼頭應該有的大汽輪的起落貨設備認為不利益，而且，不獨是在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就是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我們後面可以看見的，也有許多極貴重的發明，因為資本家占有之貪婪而空空埋沒了！

這，在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速度，把最繁榮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的生產力發展速度和我們蘇聯——在這裡，沒有資本主義對生產力發展所設的限制和界限——的生產力發展速度對比起來，特別明瞭。

在蘇聯，使用機械所節省的分量即比使用勞動力的「價值」低，也採用機械。在蘇聯，只要能够保障勞動，能够減輕人類工作，能够把勞動從人類的雙肩移到機械的鐵肩，移到鋼鐵的筋肉去的，那末，無論任何機械都要採用。

第五十八節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及其發展

在單純商品經濟裏，雖然已經有勞動之社會的性質與勞動之私的形態間的矛盾；然而，

還沒有生產之社會的性質與占有之私的資本主義形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壓迫獨立小商品生產者手工業者和農民，奪去他們的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把他們趕到資本主義大企業下的勞動去。而這剝奪來的生產手段集中在資本家手裡。機械的工業，更加促進而且加強了資本主義巨大企業中之生產手段與大量勞動力之這種集積過程。因此，資本主義的大企業，代基於個人勞動的私有小企業而成長；生產變成和手工業者農民之私有小商品生產相反，獲得了社會的生產性質。同時，社會勞動與勞動之私的形態間的矛盾，成長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占有間的矛盾。

那末，這社會化的資本主義生產表現於什麼地方呢？

第一，表現於生產工具之變化中。小經營所使用的生產工具（手紡車，手鋸等等）是爲了各個手工業者而製造的。反之，資本主義大企業的生產工具（紡織機械，蒸汽鋸等等）是以大量的勞動力爲目標的。和以一位東主二三位職工爲目標的各個小手工作業場相反，資本主義產生以幾百幾千勞動者爲目標的巨大工場。同時，生產的性質也根本變更了。在手工生產裡，從作業場生產的生產物是各個小生產者的勞動生產物，反之，在資本主義工場裡所形

成的生產物是參加生產的總勞動力的生產物。

因此，生產本身，本質上是社會的，同樣，其生產物，本質上也是社會的。可是，占有形態依然還是私的。由多數勞動者的勞動所形成的社會的生產物，為生產手段所有者的資本家所占有。而這生產手段，本質上，也並不是以單獨生產者為目標，而是以大量勞動力為目標的社會的生產手段。

在手工業的小生產裡，私的占有正適應着小規模的單獨生產；作手工生產之私的占有的根底的正是手工生產者之個人的勞動；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情形根本變更了！本質上採取社會的性質的生產，現在，竟放在私的占有形態之下！

生產之社會的性質與占有之私的性質間的矛盾正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這種矛盾，隨着資本主義之日益獲得新的生產部門，日益浸潤新的國家，日益從低級階段推移到高級階段去而日益成長與深刻化！

手工業的生產方式根本上以生產手段所有者之個人勞動為基礎。工銀勞動幾乎是例外。

「基爾特」的組織和牠（工銀勞動）抗爭。

可是，生產手段一獲得社會的性質，集中到資本家手裏去時，工銀勞動便變成了生產方式的基礎。

資本主義生產之社會化過程越進行，工銀勞動便越發展，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頤抗便越成長，資本主義世界裡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鬥爭便越發尖銳化。

恩格斯說，『社會化的生產和其生產物之資本主義占有間的矛盾採取普羅勒達里亞和布爾喬亞間之頤抗這一形態而出現。』（反杜林論二二一頁）

作資本主義社會諸階級間的頤抗與非妥協的鬥爭根柢的是生產之社會的性質與占有之私有資本主義性質間的資本主義根本矛盾。

占有還是保持私有資本制的，而生產已經社會化，這，形成『各工場內生產之組織化與全社會之生產無政府狀態』（恩格斯）間的矛盾，因此，更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無政府狀態深化到最高度。

機械論者由此而下這樣的結論；說隨着生產之日益社會化，而其無政府狀態乃減少，由此發生組織化資本主義的右翼機會主義的理論。——關於這，後面再說。

這種理論，不用說，很明顯的，和馬克思伊里奇對於企業內部之生產組織化與全社會之無政府狀態間的矛盾的理解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

企業內部組織性之成長與社會化之成長現為加強資本主義社會之無政府狀態，加深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必然引資本主義社會沒落與崩潰的一個契機。

資本主義企業中之社會化的生產，如我們所見的，成為組織化的企業使資本主義世界的鬥爭達至極點，因之加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無政府狀態，壓倒中小產業。

要之，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生產之社會的性質和占有之個人的形態間的矛盾，

在延遲現為各個企業內部之生產組織化與全社會之生產無政府狀態間的矛盾。」（上引書）

下日譯本中被刪去了七行——譯者）

第五十九節 總括 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

值之同一及差別

已經研究了剩餘價值的兩種形態即相對剩餘價值與絕對剩餘價值的發展。兩者的差

別，照馬克思說，是：『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只和勞動日之延長相結合，而相對剩餘價值的

生產，根本變革勞動之技術的過程與社會的編制。』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一般的基礎。

我們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初期，資本並沒有變更生產的技術而掌握着生產。可是，從這瞬間起，勞動日便分為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勞動者把這剩餘時間為資本家形成剩餘價值而消費，在此，我們以超過必要時間界限的勞動日之延長為問題，而在此，即具有絕對剩餘價值的形態。

可是，資本主義初期，資本雖在那一技術基礎上掌握生產，然不久便開始改革這技術基礎。同時，資本主義便從絕對剩餘價值生產推移至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去。

那末，絕對剩餘價值是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的始點。

可是，同時，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又引起絕對剩餘價值之發展。例如，我們看見的，機械之發達，大工業之發展引起勞動時間之過度的延長。

在這種意味上，我們知道剩餘價值兩種形態之某種同一性，而這同一性，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現階段，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因為在各個生產分野上不平衡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技術是

伴隨着勞動日的延長的。

馬克思說，「由於看法不同，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差別會現爲幻想的。相對剩餘價值是絕對的，因爲相對剩餘價值必要把勞動日絕對地延長到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界限以上。又絕對剩餘價值是相對的。因爲絕對剩餘價值必要發展勞動生產性，使必要勞動時間能够限制到勞動日的一部分去。」（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

可是，不能夠因爲這樣，說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這兩種形態是同一的，所以使下這樣的結論，說就是忘掉兩者間的極本質的差別也可以。

馬克思說，「我們把剩餘價值的運動放在念頭上時，這種同一性的外觀便要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確立，成爲普遍的東西，而以增進剩餘價值爲問題時，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差別便可以感覺到。」（上引書）

我們已經看見，資本主義因使技術發達，而把勞動強度提高到可怕的程度，卽把一單位時間內筋力神經等等的支出提高到可怕的程度。

大家曉得，勞動強度之成長和資本主義的技術之發達結合着，和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結合着。勞動者對勞動日的延長表示反抗時，資本家乃用增大勞動強度的手段。

可是，勞動強度之發展，雖說是和相對剩餘價值結合的，然而，本質上，勞動強度之增大，與其加進相對剩餘價值去，無寧應該加進絕對剩餘價值去。

這有什麼根據呢？

我們把勞動的強度解釋為勞動者在一單位時間內所支出的勞動量之增大。

和由勞動日的延長以增大榨取率的相反，這個方法，以勞動日的時間一定不變為前提。

可是，在這裡，因為勞動者在各個一時間內支出比以前更多的勞動，所以，不管其勞動力的價值如何，其所形成的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絕對地增大了。

因此，這個事實，是應該把牠加進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去。

資本家用盡一切方法企圖增大勞動強度。或是用監督者監工，或是處罰一切些小的過失，威迫不行時，使用後面說的一切奸詐詭計和各種各樣的發薪方法以籠絡勞動者。努力使勞動者不能不以最大限度的緊張去進行工作而組織生產。急速的不斷地運轉着的現代機械，使勞

動者一刻也不能休息。因爲一不留意，工作便要發生糾紛。這還算是好的，稍一不慎，連生命也有危險！

我們已經說過，勞動強度一增加，那末，不管勞動力的價值如何，剩餘價值都要增大。不過，在此應該注意的是，勞動強度一增大，同時，勞動力的價值也要增大。實際上，一切勞動都是勞動者的筋肉神經之一定量的支出。勞動強度越加強，勞動者便要支出越多能（Energy）。筋肉神經等等支出越多，勞動力之再生產所需要的生活資料便要越增加。

不過，我們不能因爲這樣便說，加強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對資本家是沒有利益的。第一，勞動的強度，在某種範圍內，可以比勞動力的價值更急速增大。就是勞動強度和勞動力價值以同一速度增大，對資本家也還是有利益的。

現在，假定一位勞動者以前每天形成必要生產物一元，和剩餘生產物一元。又假定勞動強度增大二倍，勞動力的價值也增大二倍。那末，勞動者可以形成二元的必要生產物，和二元的剩餘生產物。這時，榨取率雖然依舊是百分之百，沒有變動，然而資本家可以向各勞動者得到以前二倍的剩餘價值。

同時，如果我們把資本家在此可以不必增大機械與建築物的費用便能增加剩餘價值這一事實放在念頭時，那末，資本家的利益更要顯著。

第六十節 對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斯蒂的剩餘價值說的批判

伊里奇把剩餘價值理論視爲馬克思伊里奇經濟學的礎石。

在恩格斯的著述裡，我們亦可以看到同樣的評價。他說，『牠（剩餘價值學說）照出了社會主義者到現在止，和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一樣在暗中徬徨着的經濟學諸領域。科學的社會主義實在是從這裡發端。』

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斯蒂的理論，主要的都一齊攻擊剩餘價值理論，這完全是當然的。和布爾喬亞的理論家公然攻擊馬克思的理論的相反，那些社會法西斯蒂的附和者們，藏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本質上，用各種口調，返覆說着布爾喬亞的理論。

在這裏，我們沒有把想辯明資本主義榨取制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的企圖詳細敘述的工夫。我們只揀其中的二三個簡單地說一說吧。

這些理論中，最先，我們可以注意到關於形成利潤的三種源泉——土地，資本，勞動——的理論。開始提倡這個理論的是庸俗經濟學者賽（J.B.Say）。

他的理論本質，大要如次：參加生產過程的三種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平等地形成價值，形成新的財富。因之，這一切也要參加收入的分配。即地主領受地租，資本家領受利潤，勞動者領受工錢。

這種理論的階級意義是很明顯的。牠想論證資本家和地主一點都沒有榨取勞動者，各人不過是適應着參加生產的比例分得其應得收入部分。

這個理論，很素朴地帶着辯護資本主義的性質。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土地和生產手段都不能形成價值。形成價值的只有勞動，作剩餘價值的源泉的是勞動者的剩餘勞動。

在布爾喬亞理論家間博得很大喝采的是從流過程出發，說明資本家的利潤的各種理論。這種庸俗資本主義辯護家的理論之無力，我們在上面研究流過程之單純商品公式及資本主義公式時已經論證過了。

如馬克思和伊里奇所再三指摘的，布爾喬亞庸俗經濟學的特徵是因為其階級利益和布爾喬亞的限制性，不能深入經濟現象的深奧，不能把握馬克思所謂「物之內在關聯」。他們只在現於現象表面的歪曲了的形態上看經濟現象。因此，布爾喬亞經濟「學」，不能科學地分析經濟。牠只能把外在諸現象體系化。不過，對古典派經濟學，馬克思却另外一種看法。據他說來，古典派經濟學是科學的經濟學的基礎。牠之所以能完成這個任務者，是因為牠發達於少年期資本主義中，即發達於布爾喬亞和普羅勒達里亞間的顛抗成爲已發展的資本主義之特徵的根本矛盾還沒有表現出來的少年期資本主義中，古典派經濟學的布爾喬亞限制性表現於其不澈底性中，即視資本主義爲絕對的生產方式，因之……（以下日譯本被刪去二行）看不見其崩潰和沒落。古典學派（Smith—Ricardo等）之布爾喬亞限制性，特別表現於他們的利潤分析上。古典學派論證價值是由勞動形成，勞動是價值之唯一泉源。但是，他們不理解形成價值的勞動具有特殊的性質，勞動之這種形態，只固有於商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因爲他們的布爾喬亞限制性，他們沒有說明剩餘價值的能力，因之，沒有科學地說明利潤之起源的能力。

因此，他們把他們的價值說也弄成沒有基礎的了。

馬克思克服了古典底經濟學의 矛盾。他把勞動和勞動之担当者勞動力區別開，科學地說明了利潤的起源。如果只看見諸現象的表面，那末，那只是這樣的一個形態：勞動者出賣勞動，資本家購買勞動者的勞動。這種歪曲了的錯誤的表象，把布爾喬亞經濟學者蒙上了經濟之『科學的』分析這種假面。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因為其布爾喬亞的限制性，因為其階級的利害，不能理解，而且不想理解藏在外觀後面的現實諸關係。

實際上，如馬克思所示的，如果資本家不是對勞動者付勞動力的價值，而是付勞動的價值，那末，完全不會有什麼剩餘勞動與剩餘價值。

上面已經指摘過的，已經轉化為布喬亞真實的侍僕，資本主義之忠實擁護者的社會法西斯蒂理論家，都異口同聲地謳歌布爾喬亞的理論。這裏，不能不指出來的是：最初在假裝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修正馬克思的他們，現在，他們把庸俗資本主義辯護家的布爾喬亞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置起來，日益公然地，日益以更大的敵意反對馬克思了。

一部分社會法西斯蒂，例如布蘭達爾；直接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其他社會法西斯

幣則更週詳地行動。他們偽造馬克思理論，把生產的分析還元到市場上的剩餘價值之實現的分析去，還元到分配的分析去，以抽去這理論的階級本質。

在馬克思看來，問題是在說明剩餘價值生產的泉源；而在社會法西斯蒂看來，重心是在說明下面的事實：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生產物，平均地，常以較其中所含的勞動更多的價值而實現，這是怎樣進行的呢？』（屈恩同志社會法西主義理論的破產的選錄，布爾塞維克雜誌，一九三一年第三號。）

因此，奈爾丁兄弟，第一，把重心從剩餘價值之生產這問題移到利潤之實現去；第二，主張利潤是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以上的過剩部分，直接否定剩餘價值。

他們公然反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即公然反對說勞動者賣給資本家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資本家付給勞動者的是勞動力的價值，並不是勞動者在其勞動日間給資本家的全勞動這種馬克思的學說。

他們說，『關於勞動力這商品之交換價值的問題是沒有意味的。』

因此，如果資本家付給勞動者的不是勞動力的價值，而是勞動的價值時，那末，利潤當然只有從流通發生，即從把商品在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以上出賣這事發生。再沒有剩餘價值的根據。社會法西斯蒂所提起的問題便正是上面那樣。他們所下的剩餘價值的定義也是在這種精神上下的。

他們說，『全體或部分工作的勞動之成果，由某種配方機構渡到不工作者的手裡時，才出現剩餘勞動這問題。』

一切問題都是在這配方機構——市場，交換即是——中。

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展開着的根本矛盾的一切本質，照他們看來，也是歸併到分配上的鬥爭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好像並沒有什麼牢不可拔的根蒂。

布蘭達爾說，『現代社會所生的顯著的^{△△△}根本矛盾，在我們面前，第一是社會生產物在分配上的鬥爭；第二是和這鬥爭相關聯的經濟之組織化這一巨大問題。』

社會法西斯蒂想證明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就是不變更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祇變更其分配方法便可以除去這點。

社會法西斯蒂容許布爾喬亞和普羅勒達里亞間的鬥爭存在於分配領域中，而說教兩者在生產上利害的調和。

社會法西斯蒂布蘭達爾說，『不會分配較生產更多的東西。生產越多，分配也越多。因此，無疑的，勞動者以盡可能地增進生產性為利益。』（布蘭達爾現代經濟及
〔軍法則〕）

因此，布蘭達爾勸勞動者在分配以前，多多工作。只是，他忘記了下面這點：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生產性之增進，並不能變成勞動者的利益，而是勞動者的損害。因為由此，資本家可以用更少的勞動者生產同量的物品。又勞動豫備軍越增大，勞動力便要越便宜。因此，增大生產性，勞動者不獨不能增大工錢，反為減少工錢。正因這個目的，所以社會法西斯蒂反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而代以主張改良主義的分配論與勞資利害調和的布爾喬亞學說。

社會法西斯蒂之決心的叛變勞動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之崩潰的照耀之下，特別鮮明。

第六十一節 資本主義之發展與榨取之增大

資本主義社會下技術之可驚的進步並沒有形成把人類從勞動解放出來，把大部分為追求「每天的麪包」而胼手胝足的大部分人類從殘虐悲慘的狀態解放出來的條件。

不獨這樣，技術的進步反為使勞動者更陷於不利的狀態中。

機械技術發展之最初的表现是廣汎的童工和女工的採用。因為機械使成年男工的勞動成爲不需要。

把女工和童工拉進生產去的結果是勞動力的價值降低，榨取率抬高。現在拿一妻三兒的一位勞動者來做例吧：從勞動力的價值法則說來，他的工錢要能養活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現在，假定他的妻和他的一位兒子也拉進去參加生產，獨自找生活費。那末，便除去了這勞動者從前要養活他的妻兒的生產費之一部分。家族得到的工銀總額或許要增加，比從前一個勞動者——家長——所得到的要增加一倍也說不定；可是，勞動者本身的工錢將比以前低得多。而他的妻兒所得的工錢，不用說，比他所得的更要少。

不獨這樣，因為女工和童工的競爭，使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鬥爭越發困難，使他們越陷於不利的地位去。

資本主義技術的發達所得到的第二個結果是勞動之異常加強化。

機械之採用，第一先使勞動日延長。我們已經說過，機械，不獨在使用時要損耗，就是不使用也要損耗。而牠把牠的價值轉入到生產物去的只是在使用牠的時候。而且，要顧慮到所謂機械之『道德的』消耗。即機械在牠的一定命數使用完以前，有爲其他更完全的機械所代替而變成廢物的。

這一切，驅使資本家無限延長勞動日，採用無分日夜，整日二十四小時繼續生產的交替制度。可是，這種榨取勞動力的性急的要求，我們曉得，遇到了勞動者之絕望的反抗。因此，資本家不得已在某個時期要縮短勞動日。可是，同時，資本家便注全力於增進勞動強度。

勞動之加強化，特別是由現代機械之迅速的發展而完成。隨着技術之發展，日益變成機械之附屬物的勞動者不能不把他的勞動的速度與緊張度，合着機械的速度與緊張度。勞動者的注意力，緊張到最高限度。

現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急速普及的傳送帶裝置，把勞動者變成「連氣也喘不過來」整勞動日不絕地返覆着幾種單調的機械的動作的一個自動機。他已經不能自己決定勞動的速度和

緊張度。他不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定的工作。對他最悲慘的是：他那疲乏透了的手，且不能如意工作時，便會在全勞動過程上引起故障，而從那天起，工場便把他攆了出來。

特別引起勞動之極度加強化的，是美國發生，而在歐洲也是日益流行的所謂『勞動之科學的組織化』或『產業合理化』。這合理化的本質是在把勞動日之一分一秒都用在形成剩餘價值的生產之組織化上。

更要指出來的是：這種裝置不獨是增大勞動的強度，而且包含增進生產性的許多因素，由於除去機械和工具之一切缺陷，適切地配置那些機械，使勞動者不必費時間去找工具或材料，使光線和通風設備合理化，這種裝置就是不增加勞動強度也可以增加製造額。

爲了不獨要提高生產性，而且要增加勞動強度，鞭策勞動者，資本家絞盡一切奸策詭計。這，有最大作用的是我們在後面工銀篇中說的種種支付工錢的方法。

實際上，技術的發展怎樣使勞動階級的生活條件惡劣化，怎樣使勞動加強化，我們可以在勞動者的壽命和勞動能力的統計中看到。這些統計，說明着今日勞動者之異常的憔悴。

因爲使神經過度緊張，在勞動階級之間特別蔓延着神經系統的疾病。勞動者，特別是先

進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爲了維持他們的體力，隨便找尋刺激物，因此，因爲烟酒的斬傷而破壞了他的身心。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勞動者，大部分至三十五或四十歲便已經失掉了勞動能力，在美國，白了頭髮的勞動者，無論誰也不會雇他。因爲這種勞動者，普遍，已經不適於工作。可是，在有產階級之間，三十五至四十歲正是壯年的時候，至於布爾喬亞政治家或學者，那他們正是從這個時候才發跡。

在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勞動階級力戰得來的『戰利品』是德國某作家（何里切爾）所描寫的下面那樣的悲慘生活。

『美國的勞動者幸福地早死了——這是幸福的。因爲乞食，自殺，發狂，或迫不得已的犯罪這一命運在伸開魔手等候着。如果想看絕望地瀕於死滅的人們，那末到甘薩斯市的「冷店」或芝加哥南部的克拉克街去看看便可以，或是看看施送麪包殘羹的「救世軍」傳道館施放所面前的人群便可以。二三千個男子魚貫着排成一個長列，默默地，忍耐地等候着輪到自己。』

這是在戰前的一九一三年寫的。

最近數年間，資本主義更開倒車到資本主義的曙光期去，用盡一切方法以延長勞動日。上面說過的，伴隨着異常的，超人間的勞動強度之增大的資本主義合理化，乍想起來，好像是當然要縮短勞動日的。可是，實際上，在一切國家——意大利，英國，德國等——，布爾喬亞都對勞動者以前爭取來的八小時勞動制進攻，結果，這勞動階級費了莫大犧牲爭取來的寶貴的八小時勞動制幾乎完全取消了，在那些國家裡勞動日已經有達到十小時，十二小時，甚至十五小時的。這一切，同時還伴隨着急激降低工銀的水準。

我們不難想像：那遙遠的過去，用延長勞動日以極直接地榨取勞動者的方法，和勞動之異常強度化的這種極婉曲的榨取方法是在怎樣推殘蹂躪勞動者！

資本主義技術發展上的一切矛盾，在帝國主義階段，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現階段，在目前的經濟恐慌時期，那極度發展了的機械，以可怕的程度，把勞動者擠出了街頭。大眾的貧困達到了極點，全世界濫汎着空前的失業洪水。生產停頓了，企業破產了，或是祇操作極少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變成束縛生產力，特別是束縛最主要的生產力——勞動者大眾的桎梏！

資本家固在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矛盾中，一方面，龐大的商品存貨找不到販路，困在過剩

中；他方面，勤勞大眾和佃農大眾亦貧到喪失了一切購買力。

許多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間日益加強了反對機械發展的運動。

資本家克服恐慌的方法，一方面是開倒車向後到過去更低的階段去，另一方面是加強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延長勞動日。

機械本身雖然是極大的成功，然而，因爲是在資本主義下使用機械，所以變成了大部分勤勞大眾苦惱的種子。

馬克思說，『機械本身原來是縮短勞動日的，然而，爲資本主義所使用時，反使勞動時間延長；機械本身本來是減輕勞動的，然而，爲資本主義所使用時，反使勞動強度提高；機械本身，本來是說明人類對自然力之勝利的，然而，爲資本主義所使用時反使人類隸屬於自然力；機械本身，本來是增殖生產者的財富的；然而，爲資本主義所使用時，反使生產者變成窮困者。』（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第六十二節 伊里奇的剩餘價值觀

在伊里奇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之研究上，成爲指導觀念的是伊里奇對馬克思全經濟理

關於馬克思主義·伊里奇說，「這理論的直接目的是在闡明近代社會上的頤抗和榨取的一切形態，檢討這些形態的進化，證明這些過程的性質，說明這些形態推移到另一形態去的必然性，由此，而使勞動者能够趕快盡可能地易於消滅一切榨取。」

（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二二三頁）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正是以闡明資本家之榨取勞動者的一切形態為任務。牠檢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勞動者怎樣形式上隸屬於資本，後來，資本怎樣掌握勞動過程，而且怎樣形成適應這勞動過程的諸生產力。——在此，勞動者隸屬於生產手段；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現為資本的生產力，馬克思的全經濟學以闡明一切具體的全體及多樣性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各種頤抗為任務；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則闡明布爾喬亞榨取勞動階級的根源，由此而解明頤抗的基本形態。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更進而明示頤抗的這些基本形態之深化，發展與複雜化。正因為這樣，所以伊里奇說，「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礎石。」（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第二篇五七頁）

馬克思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辯護家的論爭當然會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伊里奇，一方面爲保持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純淨而鬥爭，同時更使之發展，不獨把公然直接攻擊這個理論的論敵攻破無遺，而且把帶着假面的間接論敵駁斥得體無完膚。

第一，伊里奇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將剩餘價值說夫勢的理論鬥爭。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不證明這無條件地比前資本主義的隸屬形態更進步的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形態使新的拮抗形態發展。（日譯文被刪去一行——譯者）使新的頡頏形態在其本身中發展，而只申說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變成了資本主義之「客觀的，表面上不偏不黨的擁護者」——擁護資本主義，隱蔽資本主義的矛盾。對俄國現象之這種「客觀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分析，特別在斯茲爾威，是最特徵的。

伊里奇在斯茲爾威論爭時說，「一看很明顯的，著者的根本特徵是他那偏狹的客觀主義。那只是論證過程之必然性與必要性，而不想解明這過程的各具體階段上固有的階級拮抗的形態。這並不是指出各個個別的拮抗階級——由這些階級的鬥爭而形成過程——的特徵，而是指出一般過程之特徵的客觀主義。」（伊里奇全集第二

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因為用偏狹的客觀主義（即表面上不偏不黨地記述資本主義之成長的各種事實，實際上，擁護辯護資本主義。）的方法，證明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而避免相頡抗的諸形態，即避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反之，伊里奇在和他們的鬥爭上，明示着這個過程怎樣通過怎樣的階級頡抗形態而實現。（以下日譯本又被刪去三行——譯者）

抹殺資本主義之拮抗的，不光是用偏狹的客觀主義方法的合法主義者；那觀念論地否定剩餘價值，——資本家榨取勞動者的關係——現實上，只存在於社會的形態上這一事實的觀念論者也是一樣。觀念論者和資本主義辯護者們雖然不能否定剩餘價值之一的存在，然而，他們說，剩餘價值只是表現社會的關係的概念，並不是物質的東西。社會的關係和物質的東西之這種對立是布爾卡可夫所主張的，也是觀念論者和少數派魯賓的特徵。這是帶着證明在生產過程上只形成新關係，並不增大物質的價值；資本家並不是由勞動者養肥的這種使命的。可是，如果因為這種關係，而資本家不是由勞動者去建築他們的富的，那末，說什麼勞動者被榨取，說什麼資本主義社會之階級抗爭，將很明顯的是錯誤。驟看，好像是從馬克思

主義的剩餘價值說出發，而實際上，不獨其所生的結論，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都抹殺了。這種觀念論的理論，是直接攻擊說明資本主義榨取之經濟基礎的馬克思學說的。正因為這樣，所以伊里奇由證明『剩餘價值是剩餘生產物之貨幣的等價』而痛烈地駁斥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曲解；力說剩餘價值並不是人類頭腦裡的抽象概念，而是表現資本家用勞動者之現實的剩餘勞動形成的實在事實的。由此，伊里奇把確固的基礎給與了資本家方面財富之增大，與勞動者方面貧困之加深間的拮抗。即不獨解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而且指示出兩者的拮抗為什麼非擴大不可，勞動非反對資本不可。

同時，伊里奇，更痛烈地駁斥說勞動者和資本家在市場上表現為平等的商品生產者的資本主義辯護者的見解。（這種見解是由魯賓流布到我們論壇上來的。）

為駁斥這種理論，伊里奇曾說，『馬克思最恥笑那勞動者的餓死的自由或人類的平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和在自由市場上好像是自由地平等地購買他的勞動的布爾喬亞間的平等。』馬克思在其一切經濟論著上都在解明着這點。』（伊里奇全集第

十六卷一四〇頁）

伊里奇由分析各種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而第一，解明在馬克思學說上這主要的，即勞動和資本的新顯抗形態；第二，申說資本主義之進步，即勞動社會化之成長，包羅各種特徵……（口譯文中被刪去一行——譯者）

馬克思，如伊里奇所申說的一樣，在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學說上，總括廣大的歷史材料，……普遍化廣大的經驗，更指示出今後的過程；伊里奇繼承馬克思的事業，發展馬克思的事業，把馬克思的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學說適用於馬克思以後所積蓄的材料，普遍化新的經驗。伊里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分析上，明示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以來榨取勞動者的各種形態。在把馬克思以後一切國家的階級鬥爭的經驗普遍化時，伊里奇，具體地指示出『一八六七年馬克思所記述的機械大工業的革新作用，怎樣顯現於其後半世紀間的許多「新」國家（俄國，日本等）；』（伊里奇馬克思論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一九頁）指示出，機械工業之進步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一樣，都伴隨着『各種矛盾的進步，即階級鬥爭的激化』

在根據新的事象解明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時，伊里奇不是用傍觀者的態度，而是

中說實踐的方面。

由分析帝國主義的現階段，他在其中找出馬克思理論之正確的確證。他解明金融資本時代所展開的新的鬥爭形態。他特別注意的是分析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占有間的根本矛盾之發展。

從絕對剩餘價值到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是從勞動之形式的從屬於資本推移到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發展。在這推移過程中，伊里奇依照馬克思指出的三個發展階段，即單純協業，工場手工業和機械的生產。伊里奇不光是指出這些階段，而且找出在這馬克思的學說上的主要東西。他再三說着，在這裡，研究着背後潛藏着生產之社會化成長的「資本主義使勞動生產性向上的三個根本歷史階段。」（伊里奇全集第二十卷二七頁）

「實際上，以廣大的國民底及國際底市場為目標的生產，因購買原料及助成材料而和國內各地與各國締結緊密商業關係之發展，技術之可驚的進步，巨大企業生產與人口集中，落後的家長制生活傳統之打破，人口移動性之形成，慾望水準之向上，勞動者之發達——這一切是使一國的生產，同時，使生產的參與者日益社會化的資

本主義過程的要素。」（伊里奇全集第三卷四九三頁）

如後面可以看到的，在帝國主義時代，社會化是在極廣泛地進行着，然而，和舊資本主義不同，這過程的成果，為僅少的金融貴族所占有。（日譯文被刪去三行——譯者）

勞動日益社會化的過程即是商品生產者個人小經營之消滅和其轉化為資本主義大經營。伊里奇再三申說，這種絕滅的必然性潛伏於單純商品經濟中——人民派所謂生產之「人民的組織」中。

他說，『資本主義不是表現「對人民的組織的矛盾，而是表現其直接的，不必經過媒介物的最切近的繼續」。』（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三七頁」）

正因為這樣，所以，單純商品經濟經常地，不斷地，在大量的規模上產生資本主義。正和當時人民派否定這種推移的必然性一樣，右傾機會主義者們，現在也還否定這種必然性。在這些條件之下，伊里奇申說着，單純商品經濟成長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去的必然性；同時又指出，縱令後者是前者的直接繼續，兩者也決不能視為同一。因為富農和中農或貧農並不是同一物，單純商品經濟諸關係祇是資本主義關係的「萌芽狀態」。而正和不能把萌芽和成

熟體視爲同一一樣，在資本家和單純商品生產者之間，也不能够放上一個等號去。

伊里奇說，資本主義，和『俄國的外行商人底經濟學者』所想的一樣，並不是『自機械的小工業』開始，而是勞動者向經營主領取『工錢』，『把剩餘價值提供給他』的瞬間開始。最先，是我們自單純協業以來所見的勞動之形式上從屬於資本。在這裡，資本主義已經通過勞動之社會化而把個別的生產轉化爲社會的生產。工場手工業，接着，大工業也都烙印着這社會化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化，決不是如人民派所主張的一樣：因爲把勞動者集合於一個作業場裡。伊里奇所說的社會化包含兩種表徵：即（一）爲了全社會的活動，（二）爲了領受總勞動而各個勞動者之結合』。

在他處地方，他說，『所謂資本主義生產之勞動的社會化並不是許多人在一處地方工作這點，（這祇是過程的一部分）而是資本的集積伴隨着社會勞動之專門化，各產業部門上資本家人數之減少，特殊產業部門之增大這點。即許多細分的生產過程融合於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這點。』（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一〇二頁）

社會化的過程伴隨着所有上的性質之變化。(以下日譯本被刪去六行——譯者)生產是社會的，而占有依然是私的。資本主義便成長發展於這矛盾中。這種成長的表現是從絕對剩餘價值到相對剩餘價值的發展。

根據新的事象和新的鬥爭經驗，恪守馬克思關於絕對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學說，而且使之發展的伊里奇，如我們說過的，把資本主義的發展，把俄國和其他資本主義諸國的普羅勒達里亞的經驗都普遍化了。伊里奇深刻地檢討了資本主義技術進步的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各種過程。他最注意的是從勞動者榨取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的『最新式』的美國制度——『泰拉制度』。(Taylor System) 一種科學經營法——譯註)

他說，『資本主義一刻也不停留在同一地方上。競爭……使生產低廉化，不絕地發明新方法。而資本的支配把這一切手段變成加強榨取的工具。』泰拉制度便是這種手段之一。(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第二篇四〇六——四〇七關於泰拉制度後面將有詳述。)

伊里奇詳述這生產合理化和利用一切好詐(很嚴酷的生產標準和賞與制等等)使勞動者極

度緊張的方法，並指出這種制度之『可驚的改良』完全『更加增大勞動者的壓迫，用工場內的合理的分工限制勞動者，違背勞動者的利益。』這時，『在全社會的生產上，依然殘存着混沌，發展着混沌。』（上引書四〇七——四〇八頁）

他明示出「泰拉制度」資本主義「合理化」之最新形態的發展是引起資本主義生產諸矛盾之成長的。

這些矛盾成長的結果，如馬克思已經說過的，勞動階級的組織性乃發展，他們對資本的不平提高。（以下日譯本中被刪去六行——譯者）

社會化的過程 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占有間之矛盾的成長過程和在這基礎上的……勞動者之組織化——這一切都是客觀的過程。但是，如果以為這個過程是單獨進行的，那便要陷於錯誤，伊里奇使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徹底發展，同時絕對駁斥這種宿命的見解，絕對反對誣蔑馬克思的行爲。

伊里奇對那些把資本主義本身組織那些和資本鬥爭的勞動這種見解，誣蔑馬克思的哲學者，曾像下面那樣的寫道：『我們的哲學者們曲解歷史的事實，忘記了由社會

主義者把意識性和組織性給與了勞動運動的勞動大衆，而還把無意味的宿命見解推給馬克思。照他們的見解說來，組織性和社會化是獨自發生的，因之，如果我們說只看見資本主義而不看見勞動運動，那末，他們會說，那是因為資本主義還沒有充分完成牠的使命，並不是因為我們在勞動者之間沒有充分的組織和宣傳活動。

要使資本主義之進步的活動在我國也「發現」，我們社會主義者非注全力於我們的活動上不可。」（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二二六頁）

因此，要發現從社會化發生的勞動階級組織性之必然的成長，需要我們大大地活動去教育勞動階級，解明那一具體資本主義固有的拮抗與榨取的形態。

伊里奇說，「他們（社會主義者）不能不日益具體地檢討對立物的鬥爭和榨取的一切形態——這，在俄國，特別糾紛，特別被掩蔽着——研鑽對俄國歷史與現實之綿密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伊里奇全集二二六——二二七頁）

要之，伊里奇不獨強調了馬克思剩餘價值說的真精神，不獨排斥了一切歪曲，固守了這學說的真精神，而且更使之發展，由於逐步檢討表現從絕對剩餘價值到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

的勞動社會化之成長，伊里奇明示了因……而組織化勞動階級。他，一方面對資本主義辯護者說，資本主義的「長處」正是勞動者的組織化；他方面，對宿命論者說，這個「長處」，只有由……（日譯文中被刪去三行——譯者）……才能實現。

後面，在特別考察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帝國主義問題時，我們可以看見，伊里奇更繼承馬克思的學說，明示在這最後階段上資本家榨取壓迫勞動者的各種特殊形態。

第六十三節 蘇聯經濟組織和生產力之發展

蘇聯沒有那困厄資本主義世界，不可避免地使資本主義滅亡的不能排除的矛盾。

第一，蘇聯在技術發展上沒有資本主義的各種限制。社會主義的生產不是以生產剩餘價值為任務。

資本家採用機械只有在機械比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更能節省勞動的時候才採用，反之，在蘇聯，如我們已經說過的，只要機械能够減輕勞動便採用機械。這，把使用機械的範圍擴大到可驚的程度。

資本主義各種條件下的技術之發展是自然成長的矛盾的過程。

蘇聯的技術之發展是勞動階級意識指導下的計畫的過程。

在資本主義諸條件之下，機械產生延長勞動日和加強勞動強度之不可抗的傾向；在蘇聯，機械的使用，已經把勞動日縮短至七小時，今後還要更縮短。同時，蘇聯採用六日星期制和五日星期制。

在資本主義下，採用機械和童工女工，使勞動者間的競爭加深，使勞動階級的地位惡化，對勞動階級發生許多有害的結果；在蘇聯，技術的發展生出提高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減輕勞動，消滅精神勞動和筋肉勞動間的對立等等傾向，肅清都市和農村的對立。婦女勞動之普及把婦女的地位提高到空前的水準上，改善勞動階級的一般生活水準。蘇聯，禁止使用童工。合理地使用未成年者的勞動，而且兼施教育（工場學校）。

在資本主義下，機械使勞動強度加強到極度……在蘇聯，機械的使用使勞動減輕，使勞動的重担能够轉嫁到機械裝置的力去。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是一件重苦的義務。在蘇聯，勞動「是光榮的，有德的，勇敢的事業。」（史達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勞動形態，以可驚的速度發展，把勞動從重壓的義務

化爲第一生活慾望。

結果，在蘇聯，國家的工業化，以資本主義就是在其最繁榮的期間也不能達到的速度向前進展。蘇聯建設着壓倒世界最大企業之社會主義工業的基幹。由於集團農場與國營農場的發展，蘇聯現在變成世界最大的農業國，第二次五年計畫，以完成全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再建爲根本的決定的任務。在第二次五年計畫上，我們已經『在技術的和經濟的關係上，在許多經濟部門上，趕上了先進資本主義諸國；有技術的關係上，占了歐洲的第一位。』

第三篇的質問和習題

(一) 我們論證了剩餘價值並不是由追加餘額到商品價格去這種方法從交換產生的。可是，每天的經驗告訴我們，商人比買商品時的價格更高地賣出去。如果是這樣，那末，我們能够肯定上面的理論嗎？

(二) 如果剩餘價值不能從交換產生這一理論是正確的，那末，下面這些馬克思的話應該怎樣解釋呢？

『因此，資本並不能從流通內部產生，然而，同樣不能從流通以外產生。牠必需產生於

流通內部，同時，不能產生於流通內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三）單純商品經濟在其發展上產生資本主義，爲什麼是不可避免的？

（四）勞動力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才變成商品？資本主義的勞動者和奴隸，農奴，手工業者有什麼區別？

（五）勞動力這商品的價值怎樣決定？

（六）勞動力和勞動有什麼區別？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是什麼？

（七）馬克思之區分資本——分爲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有什麼意義？決定榨取率時我們爲什麼可以不管不變資本？

（八）魯賓什坦在他的著作近代資本主義和勞動組織（第二版）中，關於技術及於勞動生產性的影響，曾列舉下面的實例，他說『如果手編的生產性是一，（十時間編一萬五千針），那末，手動編織機的生產性是九十五，普通編織機的生產性是二〇〇），自動編織機的能率是三〇〇〇。』

由此，我們可以說生產剩餘價值的不是機械而只是勞動者的勞動嗎？

(九) 在剩餘價值這一問題上魯賓的歪曲的本質是什麼？

(十) 剩餘價值的範疇為什麼在蘇聯經濟之社會主義分野上不能適用？試批判社會法西斯蒂和托洛斯基，少數派在這問題上的見解。

(十一) 絕對剩餘價值的本質是什麼？牠對勞動階級的狀態有什麼影響？

(十二) 相對剩餘價值的本質是什麼？資本家在他們的企業上採片某種技術改良，想得到超過剩餘價值時，資本家要加強勞動者的榨取嗎？

(十三) 習題：

有下面三種企業 A, B, C

	不變資本	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
A 企業	一,〇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B 企業	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五〇〇
C 企業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上面三企業的榨取率是多少？

（十四）說明資本主義發展的三階段的特徵，和其與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的關係之特徵。

（十五）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怎樣表現於勞動階級的狀態上？

（十六）資本主義對新技術的採用，設有什麼界限？

（十七）試述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

（十八）社會法西斯蒂歪曲馬克思剩餘價值說的本質和其階級意義是什麼？

（十九）蘇聯經濟組織的特性和其在生產力之發展上對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優越性是什

麼？

（第二分冊完）